

江西通志稿

第八一册

250

42

81

元										宋										北周										唐									
送黃敬則之官序	送玉巖赴詔序	贈山人黃煥甫序	送賴伯玉入賴序	送周天驥序	送徐元杰子祥序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同學一首別子固	送曾鞏秀才序	送賀著作懃出宰永新序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觀首序	奉送從叔赴任都陽序	送從兄穎遊江西序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送李校書歸江西序	送王司議李友赴洪州序	送高寬仁序	送宇文協律赴江西序	送薛處士業遊廬山序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秋於敬亭送從侄而遊廬山序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贈別類																
虞集	梁盛節	文天祥	文天祥	真德秀	真德秀	李綱	王安石	歐陽修	李遠	符載	崔群	權德輿	權德輿	權德輿	于邵	于邵	顏真卿	獨孤及	獨孤及	獨孤及	李白	陳子昂																	
13									8	7												1																	

江西一省博物館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稿紙



唐 送吉州杜司戶審言序

唐 陳子昂

嗟夫德則有鄰才不必貴昔有耕於巖石而名動京師詞感帝王
 乃位昇武騎夫豈不遭昌運哉蓋時命不齊偶有數也況大聖提
 象羣臣守規杜司戶炳靈翰林斫幾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獨秀
 于朝端徐陳應劉不得劇其壘何王沈謝適足靡其旗而載筆下
 察三十餘載秉不羈之操物莫同轡合絕唱之音人皆寡和羣公
 愛禰衡之俊留在京師天子以桓譚之非謫居外郡蒼龍閣茂扁
 舟入吳告別千秋之亭迴擢五湖之曲朝廷相送駐旌蓋于城隅
 之子孤游淼風帆於天際白雲自出蒼梧漸遠帝臺半隱坐隔丹
 霄巴山一望魂斷淥水於是邀白日藉青蘋追瀟湘之遊寄洞庭
 之樂吳歛楚舞右琴左壺將以緩燕客之心慰越人之思杜君乃
 挾琴起舞抗首高歌嗟皓首而未遇恐青春之蹉跎且欲攜幽蘭
 結芳桂飲石泉以節味咏商山以卒歲返耕餌木吾將老焉羣公
 嘉之賦詩以贈凡四十五人具題爵里

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唐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上澤之壯
 觀酒隱安陸嗟耽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
 林下嵩乃稚子嬉遊在旁今來有成鬱負壯氣各衰久矣見爾慰
 心申悲道舊破涕為笑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却
 轉瀑布天落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雷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
 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
 未就白龍未遲使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宿願慙未歸於名
 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詩甯闕手

送洪州李別駕還任序

唐 獨孤及

別駕者當宰三縣佐四郡未始不以廉直為已任亦未始以廉直
街已名仕有餘力則寄傲于琴趣遠是以曲高意精是以聲全得
於心而形於手故非外獎所及當其操絃如操政焉時人知其琴
不知其政善而無伐光而不耀故也今也來思上台解榻鄉大夫
士從之如不及時因觀操縵之妙可以見從政之道是行也吾子
其懋修乃德恪警爾位夫亦將抑與不暇求於何有繼揚郢音明
且將遠廬峰溢水大江間之風景可同而聽不可共由是眾君子
賦詩以壯別且曰備折揚黃華之韻用抒他年之相思

送薛處士業游廬山序

唐 獨孤及

薛侯敷於詩固於學敏於行時然後言言而寡尤口不言祿祿亦
不及識其真者也為永歎而薛侯居之澹如君子哉若人也方以
城市鄙于邱壑倦遊不如嘉遊是月也拂纓上之塵西遊廬山山
上有峰頂大林下有東林西林化成遺愛六寺慧遠道生二公昔

嘗春戀于斯焉履痕履齒遍滿崖谷神期眸變恒若對面之子之

頁

牲獲心契矣苟藏器於身時行則行待之將來隱顯一致彼安貞
者其或有利涉之振機乎趙補闕驊王侍御定張評事有略各以
文為賦記行邁之所以然余亦持片言用代疎麻瑤華之贈

送宇文協律赴江西序

唐 獨孤及

復周正之年天子以潤州刺史張公林為豫章牧豫章之人既庶
且富部從事縣大夫缺而不補先以掇徵協律於會稽時人皆賀
豫章之得賢協律之遭遇君子則曰夫子乃有餘地不啻切玉割
小鮮而用其銑無乃不可乎夫子曰不然蓋其不患秩卑而患已
素餐不患國士之不我遇患遇之而不答苟有用我者吾其為執
射乎於是舉帆西陵是日于邁然後知大夫之感義而不私其身
也于越長路江皋暮春沉吟秦山悽愴鏡水豈不知今日斗酒明
且不共顧懷安敗名無勇也怨別傷遠非丈夫也苟將申其道而
成其務則萬里咫尺別何有二三子其詠歌之以代離珮

送高寬仁序

唐顏真卿

國家設觀察使即古州牧部使之職代朝廷班導風化而宣布德
 意振舉萬事而沙汰百吏者也民俗之舒慘兵賦之調發刑獄之
 寬濫政治之得失皆得以觀察而行之其任可不謂重乎江西貴
 溪高君寬仁初舉明經歷任中外克謹職務政績昭著陞福建觀
 察使夫君子之仕不以位尊為榮而以盡職為貴福建大藩也其
 地東帶滄溟南接交廣民居若是其眾也政務若是其煩也職乎
 州郡者果皆循且良尚不能保其無一事之不舉矧未必循良乎
 弱之食強之取饑寒顛沛而漁奪之厥則獻畝之民若之何能求
 其安也自古為民之病者多類此是以居高位而欲下之安其道
 難也故眾者以位高為寬仁喜予獨以盡職為寬仁勉所以盡職
 者無他已格物而已忠君愛民而已予與寬仁交久且厚予所
 以望於寬仁者豈但在於政事文字之間而已哉振肅風紀表儀
 一方盡致君澤民之道使聲名流芳史冊茲行是望於是乎書

江西高君寬仁

三

送王司議季友赴洪州序

唐于邵

洪州之為連帥也舊矣自幽薊外茲加之以師旅十年之間為巨
 防焉當閩越奧區扼江關重阻既完且富行者如歸道徃之今民
 大和會故朝廷重於鎮定咨爾宗枝勉移獨坐之權寶專方面之
 寄七州奔走而承命一都風化以在我是以王司議得為副車况
 如彼數賢為之助理何憂乎杼軸為弊何畏乎寇賊不奔歟然則
 政由宇下風馳境上上下下之交理道彰矣良辰歲首薛公敘離蒼
 然霜林墜葉為聚別怨既如此歲窮又如此豈長年之所獨悲抑
 同人之所增歎邵史官也歲職在書法以中丞宣力王室以司議
 碩畫幕中予將書之行矣自念

送李校書歸江西序

唐 于 邵

與子中外表也親之至也異姓莫先睽隔不面老而方合可為歎
息矣曷期遠會于零桂之間哉大火之交南秋可畏其歎如蒸其
華轉鮮昏霾而禽鳥欲絕曦赫而薄鏢無措易練不足以禦流汗
並燎不足以敵炎氣子遷客也是甘其艱子薄遊也何在斯弊况
依藉門戶本儒家之文行總貫陰陽乃王官之武備聰明精密道
不苟合真吾人之益者也以世多故始家廬陵悲鄉國之眴邈想
邱園以蕪沒羈旅南土復何言哉李子無金未下妻嫂淮陰寓漂
終取王侯無以風雨為悔無以名位自薄乘時體命其乃光乎予
屬湘東之命子有滄西之役非適之適我勞如何雲天茫茫行矣
自愛

送許校書赴江西使府序

唐 權德輿

紳冕之士角逐於名聲者必以射策東堂校文石渠為稱首於公
範言之皆其細者予與公範尋世好以約交道獲申十年之敬出
處多故及茲再會久飽諸公之議今日得之心包大猷口折精理
可以稽合同異懸照是非夫然者焯當世之譽交大府之辟疾若
機響不亦宜乎國家尚用兵車之會且思磐石之固俾賢王秉旄
節主江西諸侯辟書四下大搜雋望公範拂拭逢掖從容長裾赴
知己之命仲丈夫之志固當酌六經精義以贊軍政俾介冑之下
禮讓興行且以中庸明誠之根本覃思於文藻致用於政事發矧
投刃固在於遠者大者庸詎知今茲一舉非圖南之羊角邪臨岐
話別迭以勉固志業而已若愀然涕下以聚散為念此可略也眾
君子置之

送從兄顯遊江西序

唐 權德輿

昔安邱敬公以王佐之才而運丁符氏故經綸大略埋泥不振如其乘時行道可以財成家邦豈止於相區區前秦與王景略齊名而已時軌道塞從古以然德輿兄實承安邱之遺烈其後技流以食舊德故兄能踐中行蹈貞厲守師氏之訓修君子之詞慤靜而用晦誠謙以居約者向二十年衮衣大帶名未登于王府以一葦為航遊江湖間今將省家於上饒順流于潯陽羈旅之中未始以進趨為念鄙則不敏粗為哲兄言之自十數年間戎車居天下之半故純白清靜之士多鬱而不發其或倚佳名席世婦以取貴富者皆朝為屠沽夕施章組風波變化以萬萬計其次或雜與諸生之徒冠柱後惠文持從事使者之機溢於府寺諠於傳置風流不還聲實相遠然則得喪本不足以滑曠士之慮又況今之得喪耶先師曰知足者不以美自累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作此二者可以書紳而三復也鄙夫所獻如斯已矣如其地理所歷與煙霧之

江西南通志館稿紙

五 一頁

候皆備於詩人之思此略而不書

奉送從叔赴任鄱陽序

唐 權德輿

叔父端懿誠厚退然自牧博洽前載不以沽名待價為心德輿羈邕時伏見從叔父義興君戶部君送別二序自前歲安邱敬公至周千金恭公而下德善功烈辨其昭穆叔父承千金廣川清水三葉紹封之慶其素履淑行二叔父賢詳言之爾來三十餘歲矣服義日茂用晦如初以仁愛任邨復趨選部銅章列城得之不勤昔季路宓不齊理蒲與單父為孔門上弟宏之在人仁遠乎哉況番者君故地理通下邑其壤沃其境清惠和簡康可以游刀異日九江之西上百里課第於有司者其在叔父乎佐酒露醉歌詩為禮有命曰爾宜序謹序

送盧嶽處士符載歸蜀觀者序 唐 崔 羣

旋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有八九焉由是隱
逸憔悴羔雁不行蒼山沉沉側陋不顯建中初有城媚客符君發
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
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
也頃予奉命江西三年徃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
雲扃宿五老峰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樞偶丹霄至人白鶴羽客舉
靈芝踞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榮於塵網觀君超澹愴興
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
將聖賢典藉克人子幣帛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
禮遲吾子予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采蘭以送之

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唐 符 載

今四方諸侯裂王土荷天爵開蓮花之府者凡五十餘鎮焉以禮
義相推以賓佐相高長城巨防懸在一士苟人非髦彥延納失所

江西通志館稿紙 六頁

雖地方千里財富百倍有識君子咸舉手而指之我主君常侍李
君以南昌軍倅辟于崔君真得賢也崔君名稅字公約天質方厚
氣色淳重有端正之行業有操斷之利用柔則水順剛乃山峙工
文章善笑謔言語飲酒可百觴交朋好與遊者如攀瓊枝坐瑤圃
油然竟日而不知厭也始以貞幹調補義興尉參河南府君事割
而不細曠而能斷蹤跡清直風聲鬱然足知動公卿之願走羣府
之檄士林藉有自來矣十六年冬自洛陽抵襄州歷江夏將祇承
本府之命大夫何公上才碩望作鎮茲地十四年矣急才愛士與
饑渴等每賓客至登膺門下陳榻者輒損折威重降就禮數歡愉
周旋襟期洞開况與常侍交分重邱山疆場連風煙見我從事暫
如會面不得不留連繼繼以道平生之意乎繇是窮勝賞酬宴釀
景無徒盡花不浪發江夏郡東有黃鶴山中頭陀大雲精舍題
師竹院惟一師茶圃又有東城石壁前有桃李樹千株澤國多雨
芳華久困適值寒食前後天野清明眾花齊發火然雪白是日也

或噴丸劍之躍跳，鄙絲桐之嘈嘈。大夫乃減徒御，擊琴酒相與。屢遊乎其間，遭石而生，觸陰而息。雅杯徐行，微微春風，好鳥一聲為我笙鏞。往復如此，猶旬累晷，皆所以竭主人之志，盡公約之歡也。明發理樞，黯然愁慕。南浦悠悠，別如之何。於戲，古人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寶并之矣，懼恐後會追之不及，恨恨正在於此耳。公約得不愈之乎？展布才力，好輔君子，以成賓主之美，乃所望也。副相視事久，困倦劇，未能操觚抒思，故小生敢於敘述。冠於首章，不知慙忤之無從也。請成賦春中一物為道路之志。

送賀著作憑出宰永新序

北周 李遠

會稽賀憑，以著作郎出宰永新，其行也。其色似若有不憚者。一時學者憲府之有友，咸共語之。舉杜甫詩云：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乃相與賦詩送別。秦東亭隴西李遠獨後至，舉杯而前曰：子母以邑小去國萬里而難治，古者公侯之地方百里，自秦以來，大縣且

江西省通志卷之九

倍而過之。小縣亦不下十十而有餘。漢晉以士為之宰，俾教其鑿井耕田，養生送死，而無憾。歲賦其租，以供軍國，且以償士之直，非以榮祿之也。特養其廉，以教民爾。士既得民社之寄，則早作夜止，盡心以理之，使訟平賦均，老弱無懷，詐暴憎，斯無愧於取直而不負其所寄矣。今永新之為邑也，僻在江南西道，吾聞牛僧孺之言，與荆楚為鄰，其地有崇山疊嶂，平田沃野，又有寒泉清流，以灌溉之。其君子好義而尚文，其小人力耕而喜鬪，而其俗信玉鬼，悲歌激烈，嗚嗚鼓角，雞卜以祈年，有屈宋之遺風焉。今子往而宰之，勿以險遠難治而自貽伊戚也。以樂易近之均，其賦息其爭，因其利而役之，則無怨。明文王之政，以教之，使知禮讓，則尊君親上，養老慈幼，悉知而勸於為善，自無懷詐暴憎之習矣。然後手揮五絃，于堂上，樂其志，高山流水間，一動一靜，居仁由義，皞皞熙熙，同登壽域矣。吾屬在憲府與考績黜陟之事，待子三載而來歸報政也。勉之行，無忌。

送曾鞏秀才序

宋 歐陽修

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羣進于有司有司斂羣材操尺度槩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雖有魁壘拔出之材其一衆黍不中尺度則棄不取幸而得良有司不過及同眾人歎嗟愛惜若取舍非已事者諉曰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有司固不自任其責而天下之人亦不以責有司皆曰其不中法也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則徃徃失多而得少嗚呼有司所操果良法耶何其久而不思革也況若曾生之業其大者固已魁壘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棄之可怪也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夫農不咎歲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則已使一有獲則豈不多耶曾生素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於其行也遂見於文使知生者可以弔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同學一首別子固

宋 王安石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遇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云爾夫安驅徐行輶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送陳淵幾叟遊廬山序

宋李綱

江南諸山廬阜為最北枕九江南據星子奇峰秀嶺繚互連絡不可名狀號為山林瓊瑋絕特之觀士大夫有高世之趣者多願遊焉政和癸巳之夏予自豫章之京口道廬山下便風順流日數百里願遊而不果往畫卧舟中仰望五老香爐諸峰巉然倚天雲煙出沒頃刻萬態欣然樂之自謂他日復糧以償風願不難耳迨今八年薄宦羈束願莫之遂臨風撫心每有遺恨今幾叟束裝不遠千里而往觸隆暑涉長道不以為勞其志豈特欲盡山林瓊瑋特絕之觀而已哉茲山之南有人焉修行如幻三摩鉢提歷諸世故備嘗艱難如夢如響如光影如空華其心安然不為毀譽之所動搖其容渥然不為窮困之所枯槁其視瞭然而益明其氣溫然老而益壯幾叟將往見之為我致問無量居士火病火惱否起居輕利否世事可忍否云何修菩薩道云何修菩薩行願得居士警教筆墨之餘以作佛事使初發心者多所饒益幾叟歸其有以語

江西通志雜錄

九頁

我若夫山林瓊瑋特之觀幅巾杖履逍遙徜徉醜懷寓目必有佳句從而寫之當哀集次第并以示我使玩味諷繹如親遊其間以慰願到未遂之心焉因用之序以識別

送徐元杰子祥序

宋真德秀

讀聖賢之書而不知聖賢之道是於俗學始何謂俗學科舉之業是已然自竇與廢上以是求於下下以是應之則士之業乎此固有所不可已而所謂程試之文必是舜禹必非桀蹶必祖仁義必尚忠孝雖士之不可已要亦未為害道也惟其一以進取為心故於經史傳記往往涉獵其詞而未嘗深研其義持論雖美要亦以悅人之觀聽而非出於心之實然破碎穿穴苟求合乎有司之尺度雖違經背道有所不卹幸而得之則以前日之技為已足方且移疇昔之工用之於牋記以市寵賈利終其身弗知止焉至於理未窮性未盡人之所以為人者百未究一二則曰非吾所急也吁士之學問果為何事而遽安於此耶有志之士則不然方其從

事於學也。曰：吾欲全吾所受於天者云爾。上以是取，我不得不應其求，而非顯主於是也。其是堯禹而非桀，祖仁義而尚忠孝，必躬履焉。非姑為是言也。至其所守，則寧見枉於有司，不肯自屈以求合。一旦得之，則舍其所已能而求其所未能，必窮理必盡性，以學其所以為人者。回視故習，方自哂其陋，而敢惟是之安。是以業益修，德益懋，推其所餘，亦足以及物。若是，雖科舉不能以病之。上饒徐子祥，以文藝三舉於鄉，方將策名天子之庭，顧汲汲焉以琢磨道義為事。子知其不累於俗學，而有志於聖賢之道也。故以是告之。明年來歸，盡棄已陳之芻狗，倘不鄙焉，復相從於寂寞之濱。予之告子，又當有進乎此者。子其勉之。

送周天驥序

宋真德秀

上饒周君天驥，篤志於學。予嘗因其名齋，有以告之矣。今復枉顧敝廬，歛然自下，願聞為學之要，終其身而可行者。予之於學也，涉獵而未臚，猶淺而弗精，將何以告子。雖然，亦嘗聞其畧矣。以聖賢

大道為必當由，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之富貴，遠之如垢污，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也。況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於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齋慄，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義理可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畧如此。傳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子歸取于朱子之書而伏讀之，又從而深思之，實體之，則將有以自得之矣。又奚以予言為哉。

送賴伯玉入朝序

宋文天祥

賴君成孫伯玉號竹澗五雲人自幼已好詩長而浸癖有甲乙業
 行于人戊午出宜春道中得詩三十歸而哀以附于乙自是以行
 為趣一日以書抵予曰某也將泝十八灘踐空同非子寵茲行彼
 之山靈水神未易屈降賴君之行殆不苟然賴之勝處如鬱孤如
 八境如康泉如慶外寺則如慈雲天竺在唐有香山品題至今墨
 蹟如新入本朝東坡山谷之流交有以發其奇而長其光價而東
 坡蹤跡之密精神之著又其尤者也賴君觸目為思開口成句而
 騷人墨客之遺又有以動其壘壘焉者虛而往實而歸此行粹宜
 春筆貢之得其自足以成丙臺可知也君之茲役予何能贊一辭
 抑予有請焉君才盛年於詩之道其所造已非他人以一句一字
 名世者此以君之資其當他有所進乎司馬子長足迹幾徧天下

後來竟能成就史記一節或議子長所用小於所得少陵號詩史

或曰讀書破萬卷止用資得下筆如有神耳願致不滿韓昌黎因

為文章沒有見於道德之說前輩譏其倒學然猶不為徒文卒得

以自附于知道橫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

之意范文正固勸讀中庸遠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為

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為蓋益深遠矣今君挑包負笈將四方上

下以求為詩予也不止望其為前所稱騷人墨客者因誦言諸公

之失得如此君且行矣歸而求之有餘師

贈山人黃煥甫序

文天祥

黃景文煥甫乃祖韻風水名術也予里大家祖地多出其子而煥

甫以術世其家前十三四年予嘗以詩送之又數年覺煥甫以異

亟取詩更其辭而實未深知煥甫也煥甫遊從日以密請辨日以

矣今也而後探其胸中之所存果有大異乎時人者噫知煥甫晚

矣。煥甫嘗與予上下阡隴，凡予動心駭目以為奇詭雄特，輒掉頭不謂然。至淡然平夷，漫不起人意，往往稱不容口。予始甚訝之，久而服其為名言也。大概煥甫之術，以為崇岡復嶺則傷于急，平原曠野則病于散，觀其變化，審其融結，意則取其靜，勢則取其和。地在是矣，舍是而求地，亦固有之而非煥甫之所謂地也。山人之獻地者，日至吾門，予使煥甫往觀，常不滿一笑。煥甫曠數年始獻一也，煥甫汲汲銜口以奔走於四方，以予之近且久，幾不相矩，卒然使人一見，使人愛其術而不疑，斯亦難矣。予嘗謂能煥甫百指計，使煥甫安居一年，必能時發天地之藏，以使予欣然而不厭。予方煮石山中，計必不能及此，姑遂其說，庶幾有因予而信煥甫。煥甫必能出所學以報所知，是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予又何幸焉。

送王巖赴詔序

梁盛節

王巖陽先生自熙甯間以實行冠上庠，當時執政有欲言於上而官之，先生怏然遂拂衣南歸，依墳塋下，卅三十年家，惟四壁未嘗出見勢位。凡握虎符持使節來此邦者，亦未嘗不先禮於其閭焉。聞先生名，貪者警，懦者激，不義者懼，先生其古之所謂有通者哉。聖上即位三年，特復鄉舉里選之法，又明年辟，雖成猶以為未也。慮天下有毫傑深匿名跡，不肯為世所用，苟無非常之選，則不足以起不賓之臣，乃下詔監司郡縣，告諸有司，舉八行科。先生乃幡然應詔，惟先生之起，非私已也，重朝廷也，悖風俗也，為天下後世法也。予深悼古風之不振，忻盛事之罕逢，聊述數語以壯其行。

送黃敬則之官序

元虞集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時內附未久淄萊
 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公以文臣為使奉詔
 分閭綏撫其士民思有以畏服眾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
 知名一時者以慰民望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
 偉獨宗正寺簿思梅黃公為諸公一起為之賓客氣象議論多所
 感發既而河東劉公於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為許文正公高
 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為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
 丙戌寺簿公沒忠愍元子龍川公以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
 公劉公子弟之往來於洪者皆以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
 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隱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

一三

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於居
 家矣龍川以平章留樞筦嘗與翰林集賢薦君僅一拜文學之命
 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為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
 需次者五六年恬然以居略無躁急之意是以學者稱焉仍改至
 元之五年孟夏之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
 一言之贈焉集為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以天兵臨鄂渚之
 歲歲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為姻戚少留始識寺
 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時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參政少
 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
 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為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
 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啟之也及忠宣還
 朝歸田舍浮山君亦漸倦游相處東西家講學修行無食

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以為有古君子之風。延祐己未，先人即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特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窗先生，方歲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扶闕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水柳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有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昭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流被其子孫，克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於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

卷

是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於其堂，以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豈足以盡知之？至於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以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予待子於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以為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章懷薛公超，吾守郡時為起斷碑於草莽而植之，誼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為集省其庭，柏階草焉。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虞集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
 全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游之翰墨三歎其文
 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於
 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於名教恨
 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刻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
 族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
 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匱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
 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刻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
 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以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
 以來所與歐陽公王荆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
 與劉氏相關者及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為三巨編受言誦之

一五

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游京師館授以為業每懼夫
 於通未有聞也至於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以
 酬應觀於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
 父子博學洽聞森然參著於其間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
 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於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之
 事文宗皇帝於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
 無虛日於是特也則前日所愧於是益深承詔議進士對策於殿
 廡得劉性粹衷劉闡闡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
 江因告以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意林及三傳權衡刻
 本在學宮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
 或附見於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
 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刻小傳於臨

江粹忠刻弟子記於旌德皆摹寄以屬虞予之嗜焉因以其貳與
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之摹
摹於先世草茅俗陋其可以小愧乎哉世祖皇帝時江南大臣有
奏言國可滅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時未遑也
至仁宗時屢嘗以為言是時予方在奉常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
曰三史文書闕略違金為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
不於今時為之恐無以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遑
也天歷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為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
承命間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以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
今當三家各為書各盡其言而覈實之使其事不廢可也乃若議
論則以俟來者諸公頗以為然然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
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以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草言渡

一不

頁

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猝至盡亡
其書走至東南多遺憶以成書凡數百卷是可以追及劉氏者歟
宋晚禮部尚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秘監公與之齊名
予不及見王公秘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以輿地之事今其書在
秘省予幼時得豫章布衣孫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
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
蜀從予先世得盡見六經緯時為予讀一篇予時尚小不能通其
說時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於王
氏得其記言之要而泰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
覽領政事者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
此予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其克
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別將游觀手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

哉子之遊乎。慎母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道，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道，闕皆子家學能事也。以子清通明敏，因以肆其學問，資其見聞，令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濟濟之多，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孔元用序

元 虞 基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侯見直廬，存初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才彬彬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存初國家世臣，效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又歎曰：「數當然爾，問何以知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得貢，今歲聖天子科紹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得人，亦如其言，則

區區賦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前七舉進士者，子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藝南省，所得離友，適予忝請卷時所奏也。今年臨川之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白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時，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百年，而有子孫並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又嘗為試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時以為知人。」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以州里耳目之近，以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彬多材之出，其微詎不可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為別，其

元 贈教諭榮應瑞序

元 吳 澄

豫章之武寧分寧山峭而水清人生其間者大率任俠尚氣雖士亦然蓋其土風然也榮應瑞亦分寧士官崇仁邑校三年與少者相安與老者相得內無町畦外無圭角自始至逮官滿如一日葛然如周旋揖讓于洙泗之間視其鄉之士風無毫髮尚似予其敢以分寧之士伍之哉夫生于其鄉而異于其俗此世所謂非常人也況其發言剛雅而不媚其處事雍容而不懦是又得其士風之善者夫如是使之有言責必不依阿而詭隨使之有官守必不罷輒而不勝任惜乎沉晦于下僚局促于冷職而未得以展所蘊故於其去也勉之益加培養以俟時及予之未死也猶將見其有立於世也

送南城教諭黃世弼序

元 吳 澄

臨江黃良孫世弼為建昌南城教官將行言于予曰盱江之為郡有李泰伯曾子固學行文章百世師表某將惟二子者是慕是傲以率其鄉人士以庶幾于窳過然疇昔嘗聞先生緒言教者之所

以教當進于古之聖人則似非可以如二子自畫其詳可得而聞乎予曰今之職教者苟度歲月以俟叙遷能思其職慕效先賢以圖寡過者蓋鮮况又不肯安於小成而欲進於古之聖人予之志如是可尚矣抑古聖人之教人初非過為高遠而以人所不可知不可能者強人也因其所固然萃其所不然者而已矣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出而行之朋友娶而行之夫婦仕而行之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于天而人所同也以其所稟之氣質不能皆清且淳故於倫理之間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有偏者有循者有悖者於是而有萬有不同者焉聖人之教使人順其倫理克其氣質因其同萃其異所以同其同也契之教也順其倫理之同也變之教也克其氣質之異也世弼之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有可稱無可議而討論講貫修身踐行又有日長月益之功所以順其同克其異者固已知所以用其力精之熟之持之勉之以此治已期於必成以此率人人其有不從者哉

送黃文中赴西澗書院山長序

元 吳 氏

昔夫子刪詩定書叙禮正樂贊周易五經備矣猶曰託之空言不
 如也於是乎作春秋漢儒專門明經學者往往引春秋
 斷國論其最純者江都董相也其言以為為人君為人臣為人父
 為人子皆不可以不知春秋然則春秋之為用大矣哉友人黃乎
 文中家世春秋學而文中玩索遺經貫穿三傳二百四十二年之
 陳迹歷歷如燭照數計發言處事每據經援傳以為證使漢世專
 門之士復出未知其孰後孰先又推類以讀通鑑綱目之書一千
 二百餘年之得失治亂縱橫商略有若身與其間此讀經讀傳之
 餘效也今長瑞州西澗書院或謂西澗之難處非他書院所可同
 予謂不然明春秋者臨大事決大議破竹解牛罕所凝滯況于居
 小官應細故而有難者乎為是說者蓋不知春秋之為用者也蓋
 不知文中之為人者也於其行也酌之以酒而書之為贈

送左縣尹序

元 吳 氏

宋初割撫州之南城縣置建昌近郭多石山巖險巖礪故其民俗
 剛毅士生其間其行往往峭峻介特蓋其形勢然也南城之東南
 鄙士民接壤析為新城縣其山獨奇秀明麗而民俗士習亦肖之
 宋三百年儒科相尚撫之縣五建昌之縣四九縣之中其八縣之
 登進士科者豈無長才異能而僅占第二人以下惟新城縣有進
 士第一人謂人物之無闕于山川形勢不可也宋亡儒科廢後四
 十年始復而士以善書服勤于翰林國史院者歷月九十則出仕
 與進士之高等同恩數渥矣然南士之得與斯選者厥惟艱哉貢
 舉初行時予于校文得一士曰饒樸新城人文工行淳良士也其
 明年試禮部報罷以特恩厠儒學教授選中予薦之于集賢充國
 子助教而未用也今承之詞館又于史屬得一士曰左祥亦新城
 人才優守固良吏也新受承直郎廣州路香山縣尹而去予於是
 益信新城之山川多產英彥也夫其才之優也必能有裨益于民
 其守之固也必能無玷缺于身祥也往哉聞廣東之郡縣有以良
 吏稱者必子也夫

送李文鄉序

元 吳 於

古之仕者三後世行可之仕幾於無而際可亦或鮮矣大率皆公
 養之仕也夫既曰公養則有親心以為其親而已於養不便不仕
 可也蓋人之大倫五父子其首也孝於父斯可移於君自非貴戚
 大臣身繫社稷安危膺託孤寄命之重不免以公義奪私情苟守
 一官一職去就繇己而諉曰委身為國不顧其私雖曰不貪榮吾
 不信也猶記數十年前任而火虧於子道清議不容不以人類比
 數坐是終身淪廢者有焉竊怪海宇混同以來東西南北之相去
 地里遼絕有違其鄉而仕遠方者於其親也或五六年或七八年
 或十餘年而不一省不惟安否之間甘旨之供嗣至於畜妻抱子
 新美田宅於宅所而其親自營衣食自給繇役於家窘窮勞苦而
 莫之卹老矣而無歡或不幸永訣而不相聞甚者聞而不奔又甚
 者匿而不發飲食衣服言語政事揚揚如平時噫是豈獨無人心
 哉其淪染陷溺之深而然與其未嘗講聞禮經之訓而然與可哀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〇 頁

也已邇來國典許人子以終養終喪此孝治天下之第一事也類
 風流俗之中能自拔者誰乎饒陽李文鄉温温有君子之德其家
 七世不分異其太母逮見元孫年九十九而終其父年八十文鄉
 佐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買舟北渡於是兩
 州人士及見者聞者為詩文以褒美之夫文鄉是舉人子之所當
 然然行之於人所鮮行之時亦其天資之粹卓然有以自拔於世
 矣歸侍其親諸弟諸子諸孫林立乎其前緣是盡人子事親之道
 則立身揚名將俾天下後世聞風而想慕不但二三子區區之喪
 美云爾

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

元 吳 澄

昔宜黃李君夔友以太學名士釋褐為贛州教不及祿而其子仲
 中教官選再任得石城教石城贛州屬邑也予少時客宜黃親見
 贛州之所以教其子者又見仲謀之所以學于家者徃徃異于常
 人蓋自宋末舉世浸淫於利誘士學大壞童年至皓首一惟罷軟
 爛熟之程文是誦是習無復知為學之當本于經亦無復知為士
 之當謹于行贛州之教子則不然仲謀九歲以前論語諸經皆能
 成誦年雖幼德器如老成人不待父師繩束循循于禮法之內逮
 其父時已如此父既沒而孝養其母謹飭其身益勵于學以能有
 所立今之往石城也論於予曰新制取士以經明行修為首好尚
 近古謂宜一變可以至道而學校承襲舊弊不知所以自新之方
 凜凜焉以經未明行未修為憂嗚呼今之任教事者靡不喑然若
 有餘而仲謀獨慊若不足此其賢于人也遠矣哉予之火也嘗有
 志于古人荒落久矣何能有所裨益於今之時俊乎雖然不敢不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 頁

誦所聞古聖遺經先儒俱有成說立異不可徇同亦不可虛心以
 玩其辭反身以驗其實博覽而歸諸約旁通而貫于一一旦豁然
 有悟則所得者非止古人之糟粕也人之一身內有父母兄弟夫
 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近而鄉黨遠而四方推吾愛親敬長之良
 能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當厚善者寧厚毋薄寧過毋不及夫
 如是經豈有不明行豈有不修者哉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人
 病不為耳今之往石城也試以斯言與一邑之士詳究而實踐之
 殆必有契於疇昔家庭之所聞也其毋厭予言之卑延祐丙辰九
 月之望

送婁志淳太初赴石城縣主簿序

元 美 澄

石城主簿婁志淳將赴官予昔與簿之叔父道與甫同年貢士交契猶兄弟視簿猶從子也於其別也惡得無言哉簿之大父良堂翁宋嘉熙庚子以詩經貢越二十九年茂長特恩對策授迪功郎尉饒之德與翁之伯子德剛甫簿之父也咸淳丁卯以詩賦貢次年登進士科授迪功郎尉表之萬載並轉從政郎一授福州監鎮一授吉州法曹值革命隱不復仕既而翁暨伯先逝簿之諸父仲叔李在鬢眉皓白儀觀甚偉儼如商山老人畫像至朔望深衣巍冠領羣子弟序列家庭接見賓友一如司馬文正公家範士大夫之家能存承平時禮法之餘風婁氏稱鄉邦第一當路為皇朝收拾遺逸道與甫充濂泉石林兩書院長志淳亦以湖北廉訪使程公薦長南嶽書院簿注寧州教再注南康路教以至于今遂分縣寄夫石城贛之鄙邑地偏俗樸近年隸寧都州民苦于兩屬僅親臨之官又不憫恤之民無所倚矣簿世儒世宦恂恂慈祥董沐聖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頁

賢之書講聞仁義之實蓋非一日潔身如秋霜之肅愛人如春陽之煦民其少瘳乎予不以居小官為簿之嫌而以遇好官為民之幸有胡廉者石城士也簿其詢焉

送銘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元 歐陽元

安成士登第自銘文廷始調清江錄事得視牧守縣大夫為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元重告之曰周官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錄事治城市關廂大略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言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別為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焉蓋二畝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祿者入市有罰所謂出一幕一幣一幅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蕙而抑末尚爾今夫錄事所治則市人民民出入同其門

綜理同其官。而况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徼。以連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馭僮負販。奴客倡優。清處而雜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為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元之言而笑之曰。迂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政。其可誠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元語儒者。語市人哉。

送習文質赴辟富州吏序

元 傅若金

國家萃人材。廣文治。然科舉所取士。有恒數。承平既久。士益自奮。為學舉者日多。江西歲就試。且數千人。而預貢禮部。南人纔二十有二。於是不能無遺才焉。朝廷亦恒視其能之。小大所勝而錄之。

三

使各稱其用。國初定令。儒生願試。吏郡縣者。優庸之。而不屑為者。有矣。及比年。倖進既多。正途日塞。持法者病其壅於治也。則閑之。門而固拒之。莫杜其濫。而儒者亦緣是而胥厄焉。凡子弟之有志。祿仕者。苟非藉世胄之資。其不由刀筆發身。則不能以達。吁。亦其時使之然。與識者知吏治之不可不資於儒也。顧名實何如耳。新塗習文質。將以儒術飾吏於富州。而問言於予以別文質尚究夫。國家用儒之實哉。富為上州。雖大府不數舍。而遠大臣之所監臨。風紀史司之所糾察。行一政善。其上必先知之。行一政不善。其上亦必先知之。而黜陟係之矣。吏於斯者。可不慎乎。然文質以儒名者也。昔者孔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文質之於儒。庶將為君子歟。毋使由他。而吏者得以藉口。則豈惟一州哉。雖大府行之矣。豈惟一府哉。達上下行之矣。

贈宋國賓還贛序

元王沂

至正辛卯冬，予客遊寧都，識筠陽宋才卿氏。才卿于是為賢判官，見其二子，國賓其次也。眉目娟秀，又為宋氏才子，弟方讀書，有大志，因內交焉。癸巳秋，變起倉卒，才卿死王事，尚書全戾子仁令國賓攝先職，謁大府，儼然在憂服之中。予固知其志不在是也。次年，國賓之鄉先生艾君祥氏，謝獄。凡癸巳之首禍，藏之國賓始洩其憤。又次年，天子陞尚書叅江西大政，僚屬以次遷轉，國賓亦授鎮撫之職。君祥因妻之以子，師次青原，予客艾氏，與國賓凡三過，而其識見才智，各因時而長，每辱以師禮視予，交好甚密。屬戊戌，江淮兵變，衆寡不敵，麾下適有他志者，叅政遂退保上流，以節終于贛。予與國賓處憂患日久，而操守不渝。國賓事君祥如父，奔走上下，觸風雨，冒寒暑，於生計無少怠，視世之懷名裁已，辱先喪家者，

為有間矣。乃壬寅仲夏，由章貢訪予隱居，相與道故舊，問及父讐國事，未嘗少釋於懷，貧窶極矣，未嘗一動于心。嗟乎，國賓由富貴而貧賤，而患難自少至長，嘗卓卓有過人者。予久欲書之，秋七月，既望，告于南歸，予於國賓舊且好，故述交際之初終，與其所守之大概，使四方知叅政公雖以節而逝，而其門人從事能承公志者，未嘗無其人。則予之所以贈國賓者，孰有過於此。顧離別依依之態，復何足為國賓道哉。

贈黃謀之

明 鄒守孟

予往歲受學後州與黃子希未切後世得之祖後二十有八年後
 者鬱孤通天鶴道希未之冢子謀之趙而問蒙焉予曰法周名家
 也曠漢大卿之祖武文信宗伯之世德其名而子之既紹之矣古
 之聰也聰於道德後之聰也聰於勢利故鷄鳴而起葉禁則同而
 舜跖且天淵生其謀之而已曰聰之病此久矣思以魯對治之則
 奚若曰聰明睿知天德之本體也樂惡參魯聖門之所指渣滓也
 子欲以渣滓易本體乎古也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不以纖毫非禮
 戕賊天真而世之械械變詐者稍為村魯無用徒而嗤訕之機變
 日深稷反日敗而驚然自以為至巧若醉酒者之貌喙而笑醜也
 曾氏之刻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后已其宏毅之學任實道遠至於
 金歸而志免此豈魯者所能乎渣滓消融本體呈露以漢以濯秋

張子正學

卷

三五

陽以暴熾熾而無以尚非聰明睿知達天德其孰能深造之故謀
 之而得則為肅為聖以保五福謀之而弗得則為蒙為狂以入天
 機茲武天機所汲汲而訪也德漢元公一者無欲之要陽明先師
 致良知之規皆實嗜正傳也而度州獨薰炙之廟貌巍然陟降對
 越凜然鉅樞之臨焉謀之其敬修可願內斷於天君無為浮習所
 眩

晴以祝晴度臺中丞喻公

鄒守孟

長汝有岷川滙洞庭彭蠡以臨姑熟東果西果夾峙天門南臨為
 大河曰大德下達於未石以放於海中丞喻公為鎔生時周覽而
 樂之以晴以頽其藏修之所曰汝流為吳會歸溟渤晴光下臨俯
 仰涵碧然與吾神冥冥為泳鳥飛想鳴漁答若聆軒轅火之樂而
 靡懼靡怠靡恙也彼其行際潢汚俄頃莫測孰與吾汝彼其風雨

冥濤周象出以孰與吾時以是舉以好飾舉進士西司徒為夙夜
 有恪新然覺聽矣以親老連疏乞終養時來扁舟奉親以嬉游
 南登龍山北臨牛渚澹然忘軒冕之在躬也親沒以薦者起為南
 萬牙有惠愛避兵仇密雲參政陝西陟湖廣以左右轄奉勅提
 督度臺朕南贛忠湖汀漳林桂以綏南服勅將大拜矣偶憂謀
 有煩言得致其事以備時近沙方子良備於嶺南以公務入浙而
 升峰林子署分巡事約分守浮峰張子入而請曰以翁之宏才而
 未展也論者之紛而早自用判也元冲也策也任也何以重翁之
 行中丞曰智也猶有晴以在吾歸而獨子七賢之詞則景哲仰烈
 有餘修勳放旅十詠之亭則批瓦林月有餘適焉稽於化鶴牧臨
 之蹟則守壽陶神有餘慕焉雖吾親逝矣猶有故吾者在三君退
 而嘆曰林矣翁之達也夫伴具願末以微贈言東廓子曰公之取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一真博 物 誌
 稿紙

請以也知之其取請晴也則晴非晴固頃刻變也其焉能齊之世
 之恩怨予奪以虧盈虛交發而輪起皆晴雨也古之建生者不於
 譽不謂數不取窮不羨通不貪生不懼化條然洞然游於寒燠晴
 雨之表是以東天地馳萬物而神無所于遷叢中丞之歸也以言
 者起而今也以言者歸將微尚介於晴雨才聞諸父師曰聖門
 之授受戒慎不賄恐懼不聞良知炯然與太虛同體雖末不能用
 其德惠施不能用其辯是謂以漢以隗狄陽以暴婦婦不可尚敢
 告官師以為晴以祝
 送劉子鉉序
 至正二年皇上有詔作遠金宋史執政與總裁官等集議設修寫
 四十人用翰林國史院書寫十有六人國子伴讀籍記部令史各
 十有二人遠金史卷帙不甚多既已進上獨宋故史記載詳備今

深居林壑時人望之已若古仙異人未易狎習既十年乃言於朝
將歸隱於故山則具高風益邈不可攀矣名卿大夫士聞真人之
知止自足有契於老子之旨為詩歌以送之而屬余為之叙蓋至
順初第六代真人毛君退休於龍虎山杜門簡絕人事脩然自得
余固已歎其浮游塵埃之表非世俗所能汨沒者及今觀郭君之
歸後世將益羨道祠之多賢也惟其輕世故薄功名然後心無所
累而可交於神明吾於二君子見之矣抑常山王初嘗寄亦方外
及其遭逢聖明超拜上公之爵然處之泊如也二君子無乃聞其
風而興起者歟不然何其去就之從容如此哉

送張鳴玉序

明楊士奇

賴為郡居江右上流所治十邑皆僻遠民少而散處山谿間或數
十里不見民居里胥持公牒徵召或行數日不底其舍而巖壑深
邃瘴烟毒霧不習而冒之輒病而死者常什七八江水險急灘石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二風博物館
稿紙

如虎牙森立或隱或顯奔湍之聲洶洶聞數里舟楫往來非資其
土人跬步不敢越以是會府優視之於賦役百需常半減他郡而
嘗江廣之衝將命之臣及海內諸番朝貢之使往來供億無虛日
加之數年旱潦饑饉民之不遑豈少也哉而為郡於此苟非德任
綏撫才堪繁劇不得為良建安張鳴玉由行人擢知府於賴期年
矣自會府下至十邑之民皆稱曰良江右所治十三郡時稱良守
不三四人而鳴玉與焉固其所施有及人者與前之為守於茲非
一人至於今人喜談而樂道者曰趙清獻世謂清獻誠心愛人以
惠利為主又稱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非本諸其德歟
則後之為良守於茲不務諸德其可哉鳴玉發身進士其官京師
時與予鄰居今自賴述職將歸翰林檢討連智其同門也求朝士
為詩送之又求余序於是乎言

送劉永泰還江西序

明 宋 濂

聖天子以六合既寧，益寤寐求賢而致時雍之治。於是朝臣以永
 豐劉子先生聞，初先生嘗以賢良徵，因病謝歸。及是使者至，即東
 行李東上，洪武辛亥閏三月，實來京師。丙子吏部侍郎顧君剛中
 等八奏，上召見於外朝，俾講說經書，親與之論辯。先生敷釋詳明，
 上悅，越翌日丁丑，上御金水橋，復召先生慰問良久，教儀曹賜冠
 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至便殿，諭先生曰：「君子為學，當見於世用，爾
 自度其材，可為郡縣何職，宜竭誠以對。」朕將官之先生曰：「臣子在
 前朝嘗舉進士，試南宮不利，終弗沾一命。今幸遭逢有道之朝，登
 崇俊良，凡有血氣者莫不涵泳鼓舞於神化之中。况區區草澤賤
 儒，三瞻天日之表，聖語丁寧，又如此之至，苟稍知君臣之義，敢不
 感動以思報效。第臣犬馬之齒已衰，筋力弗強，聽恍恍而視茫茫，
 若冒昧上承明旨，異日僕有曠官之刺，則負天恩深矣。敢固辭上
 以其言誠懇而質直，不奪其志，親御翰墨賦詩一首，且命先生亦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元 頁

賦三詩以進，上覽之喜，令內侍酌酒賜之，俾其還山肆。惟皇上以
 天縱之聖，黃鉞四征，大統以定，而尤親近儒臣，共圖治安。年高而
 不欲仕者，復以禮而敦遣之。此如上天雨露之澤，滂沛周浹萬物，
 咸賴聖德神功，巍巍煌煌，固非前代帝王所可及。然而欲治之主
 不世出，當此明良相逢，千載一時，先生平日所學教君爾澤民爾
 一旦翩然西還，傍巖以為廬，結雲以為衣，菜有菹，食有稻，與魚左
 圖而右書，于于而行，沈沈以居。先生之計則得矣，其如蒼生何。雖
 然先生之志則有在也，其意必曰：「我於催科聽訟，則年誠耄矣。奔
 走承事，則力誠不能矣。若敷明孔子之道，以淑後進，使從之者知
 孝弟忠信，變澆風而為厚俗，是亦報上恩之萬一也。是則可為也。
 嗚呼！先生之志果若此，其於出處之義，庶幾兩無愧乎。先生將還
 士大夫多慕味之，相率作詩餞之，而遣金華宋濂序之。」

送呂仲善使北平采史序

明宋 源

皇帝即位之明年，四方次第平，乃詔文學之士萃於南京，命官開局纂修元史。爰自太祖開國，至於甯宗，凡一百二十六年，已據舊史彙括成書，而元統迄於終祚，又三十六年，遺文散落，皆無所於考。丞相具以上聞，帝若曰：史不可以不就也。宜遣使天下訪求之。於是儀曹會諸史臣，發凡舉例，具於文牘，遴選黃肅等十有一人，分行各省，僉以北平乃元之故都，其文獻必有足徵者，非精練博敏之士，未易以集其事。子友仲善，方司膳成均，實應其選。戒行李，且有日，與仲善遊者，咸為賦詩以予。嘗與刊修之，宋俾題其篇端，嗚呼！傳有之，國可滅，史不可滅。然既亡其國矣，而獨謂史為不可廢者，其故何哉？蓋前王治忽之微，興衰之由，得失之效，皆可為後王之法戒。史其可滅乎？然自漢以迄近世，類多羣臣奏請始克緝成典籍，惟我皇帝既承大統，即必自淵衷孜孜以纂修元史為意，則其神謀睿斷，卓冠百王，偉量宏仁，與天同大，巍巍乎不可尚已。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〇頁

仲善行哉！探石室之遺餘，詢名賢之紀錄，俾信史免於闕文，傳諸後世，其有不望於仲善矣乎？仲善行哉！弔齊魯之故墟，撫幽燕之陳迹，呼酒長歌，拔劍起舞，將又不在於仲善矣乎？然則仲善茲行亦壯矣。若予者，年踰六十，髮白神耗，不能逐車塵馬足之間，以據寫其中情，仰睇飛雲，惟有慨然遐思而已。然而鋪張上德，以昭布四方，垂諸無窮者，史臣之事也。庸敢備書以為序，而區區離別之懷，有不暇計也。仲善姓呂氏，章貢人，有學有文，其聞譽益翕然云。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明宋源

天下之道惟孝與忠是為東彝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
 勳四方，固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城之
 為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為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
 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二十人。諸生且爾，况為其師者？苟鶴
 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
 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
 自古初土沃，而泉腴。蕭君朝樵於白雲之山，暮而言旋，買鮮於溪，
 沽濁醪於東隣，婆娑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微醺，
 手歌曰：武山崔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
 其樂莫與京。止樂兮樂兮，我衣之翩，我顏之頽，止蕭君之樂，無日
 不然。若將終身馬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
 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
 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軌潛然墮淚，曰：

江西通志館稿紙

三二

吾鬚髮盡白矣，臆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晚猿，遲余歸久矣。
 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更拘於文墨。往來參稽，閱一歲而始
 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者曰：蕭君之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
 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
 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
 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
 乎？惟念成均為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爾不然，
 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
 蕭君他日不為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
 一章成，則蕭君為之欣然。引滿頽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
 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送蕭子所序

明 貝 瓊

洪武六年春余被召至京師始為國子助教分教諸生獲與學錄
 西江蕭子所交間與余言竊祿三年矣而吾父年今七十餘遠隔
 江湖千里之外修隨之奉缺焉夫欲養而不得者人子之不幸也
 有父而不得養者傷何如哉且誦詩至蓼莪泣數行下嗚咽不能
 止余固知其孝矣一日子所走告予曰某得請於朝歸有日矣先
 生可無言乎又曰某始由太和甘竹里徙武山後徙武山西之鼓
 樓閣築草堂讀書而連山之環峙前後者巖壑如屏焉澄溪之分
 流左右者紆徐如帶焉雜樹千章巨竹千箇不啻秦人之桃花源
 而風土樸厚猶存太古時因買田一區與田夫野老錯耕以給貢
 賦外私其贏供伏臘之費又即甘竹里築養志亭時迎吾父宴於
 上既醉則兄弟起舞為歡俾諸子歌而和之今其地必日治而益
 廣竹樹必日蕃而益高天尚俾吾父益壽而康強芳春之辰高秋
 之夕奉之以往來甘竹武山之境則上之賜侈矣雖廟堂之貴何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三

頁

以易吾之至樂哉余聞之而喜遂載酒於龍江之游且為歌以華
 其歸歌曰汝馬之騁兮孰與能羈汝舟之迅兮孰與能維大江孔
 安兮山無岐送汝於西兮有父之思又歌曰田彼武山兮有黍有
 稌漁彼溪兮有魴與鱖釀黍為醴兮魚升於俎燕且歌兮以樂吾
 父六月十二日序

送鄉友林茂才

明 邱 璠

吾友林茂才以上舍生應校官選與天下舉子郡試於奉天門下
 翰林考其文在優等得賴州府學訓導戒行有日時郡人士在京
 者比常年為多相與釀錢具酒散飲食之於東城佛舍酒酣有起
 而歌者曰湛盧之利兮以艾苕華鏡歌鼓吹兮協以折楊皇考千
 狐之腋兮當暑以代麻時命則然兮吁其奈何繼有歌者曰章貢
 交流兮屹以鬱孤有新廟貌兮高渠渠峩峩其冠兮講唐虞洗洗
 髻士兮來趨其隅樽有酒兮饌其魚鄉人往來兮通簡書安居飽

開州守李居致政序

明 劉定之

朱文公小學所載李居行先生止其子弟不令冒京籍應舉者其
 篤於德行不苟富貴可見也去今數百年而其裔尚猶居當時故
 郡即今邠之興國蕃衍不衰替且有仕至州太守者太守之循
 工楷書書奏牘終日數千言端勁無舛訛試其藝文於天官之堂
 取前列釋褐遠擁旌蓋館章綬得千里民社而涖之開州古之
 淵吾嘗涉其境水陸衝要民稍困於賦役循道勸耕稼歲歛輒發
 廩賑之新鑿舍展拓令廣遠雖甚費無吝亦助以已俸婚嫁失時
 勸其勿論財而廣禮遵令成家者三百餘輩政成俗樂逃徙來
 歸闔境增戶載版圖新里五十餘嘗旱蝗禱而災弭民謂非循道
 殆不克感神凡循道學與政可稱若茲予得於刑部侍郎康公安
 止翰林修撰劉公仲方之言侍郎未第時嘗授徒興國修撰澧洲

言補

若

三

頁

人也循道官滿澧洲年猶未至致其事以歸侍郎止之循道曰今
 民牧亦未易為利吾民而已將何以迎合時好惟彌達以身干進
 豈不斂怨於下亦非平昔守已之素心也歸則溪山之閒惟我兩
 如其孰牽制哉於是侍郎送循道歸徵予文予因有喟焉聖天子
 視海內元元如赤子彼貪殘不能撫綏至勞斧鉞草薶禽獮之憫
 於宸衷矣安得循良偏什以黔黎而乃令若循道者乘間引去何
 堂廟司陶鑄者獨異人取急流勇退之美譽也將崆峒章貢風月
 佳致深足戀戀他處不能及是以循道歸莫過乎予鄙僅隔青嶂
 何時予歸尚往訪焉

送廉使胡新歸田敘

明劉定之

大江之西素稱文獻士生其間光明俊偉皆地勢鍾靈而彬彬輩

出或以道學名或以文章顯或以忠義著爭自濯磨砥礪志節代

不乏人我朝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輯甯邦家而賢才尤盛甲於

天下內而六卿外而方岳暨郡守州牧咸有其人莫不以先正諸

公有期待若胡公啟迪世為奉新華林望族徙建昌之後岸仕

於朝官於曹牧於州者比比公以進士為相卿令廉以律已仁以

愛民義以處士當道者以其卓行起異薦簡在帝心擢侍御歷郎

已望風青瞻落心寒聲譽益隆遂擢閩臬副使未幾陞本司使肅

清憲度僚寮敬服軍民愛戴今年述職來朝公引年致政所屬從

行官吏百餘人或以公廉明仁愛白於部堂留公懇切公勃然變

色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素也既盡君臣之義食祿有年可以止矣

彼不知止者貪位進祿吾所不為聞者驚服當道以其情達上可

其請公欣欣解頤促裝言旋凡吾邦之仕於朝者咸相慶曰仕宦

能如公者幾何人哉讀書而登進士作官而司憲臺富貴而歸故

鄉信無亦於文南之升韓子曰莫為於前雖美弗勳莫為於後雖

感弗傳公以世德作求正休前哲今其歸也優游林下怡養天和

始終一節俯仰無愧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公之謂與故弄

書之以贈

贈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明楊廉

九江即在匡廬之陰西江之封域盡於此郡復有衛隸南京都督

府其亦以江漢上流隱然有聯絡之勢與近時議者或謂不可無

意外之慮此地宜修武備以防姦宄或謂民之不逞起於飢寒愁

嘆詳於患盜而畧於恤民非知本之論二者豈不各有所見哉高

君肅政以南京刑部正郎擢守九江其自中處此必有素定矣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編印

嘗往來湖口彭澤之間登眺大小孤上下石鍾之勝見其居民多
 樵亦舟出沒波濤洶湧中以捕魚為業詢其屬縣在荒山野水
 者殆居其半其間上戶視他郡下下三歲大比士之登薦書者亦
 視他郡率不逮所幸俗尚淳朴耳以今觀之則重農桑興學校
 者非所當務耶天下之事有緩有急固不可後時而自情亦不可
 先時而自擾君其謂之何哉刑部諸司以廣東一司為最煩劇尋
 常稱能於他司者於此輒損譽君為之綽綽然而趨向操守益見
 重於士夫則夫變通宜民非君孰望哉文選陳君虞佐暨諸君皆
 君之鄉人也屬廉為文以華其行因述所聞見如此聊以備君之
 訪之一端云

送清狂山人歸秦和序

明楊廉

予將遊華胥氏之國童子走報有客在門頭戴華陽巾身披鶴氅
 衣手持綠玉杖自言清狂山人予驚喜曰望之久矣乃肯來耶使
 庭出迎揖之草亭延之上坐山人謂予何以見告予曰尋常拜觀
 孔子及程朱一聖三賢之像作者皆有遺恨山人曰此事吾能為
 之盤礴間忽見一人其顛似竟其項類咎繇其肩類子產温而厲
 威而不猛恭而安果孔子之像也少頃忽見二人一人揚休山立
 盎然春風一人面色嚴冷凜然秋霜則程伯子叔子之像也又少
 頃忽見一人面有七黑子如此斗狀從容禮法則朱子之像也予
 謝之曰若此者使日日而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時時而張之
 則時時聖賢在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之心乎他如貌留侯
 如婦人女子貌四皓鬚眉皎白衣冠甚偉其餘如山水如樹草恣
 意點染俱出人意表妙矣哉山人之所為也為留兩月餘予何所
 作惟與之抹明月批清風沐曉露晞朝暎數烟霞於匡床對沆瀣

江西通志續編整理組
 江西三縣博覽會
 新紙

於清博如此而已。山人一旦揮手將御風而返，接而止之不可得也。乃歌而送之。山人郭氏仁宏字泰和人，歌曰：紫山人兮聰明，此握彩毫兮揮霍不止。天機斡旋兮不見，斧鑿鬼神出沒兮莫歸。端倪如洞庭之張九，奏兮無首無尾如廣寒之舞霓裳兮無終無始。當其豪放兮孰堪任使，調東海以為丹青兮鋪太空以為素紙。衙官公麟兮僕命道子，餘人碌碌兮又何足齒。彼孫思邈之收方伎兮有識所警，山人蓋隱君子兮非畫史。

五君分韻詩序

明 陳 謨

昔者韓子語孟郊有曰：我願身為雲，東野化為龍。言合并之難，思欲如雲龍常四方上下相逐，有不可得。故一邂逅即相與，聯句唱酬以為樂。誠古人之盛致也。平川呂仲實以五君分韻詩示余，求序其端。以為孫君觀民遠行之贈，且志後會焉。予讀之悠然曰：觀民善交，仲實好賢。諸君子能賦詩不可不序。當歲己巳九月，觀民。

江西通志續整理組

自賴特異，師魯來游平川。於時王伯貞客仲善茅亭，所孫吳二君又異物色。伯貞喜茅亭頗異，仲善亦喜茅亭得二君。又異，即復下榻。廖君以善於觀民，則太邱元方之交也。是夕亦對牀亭中。仲善嘉名勝之集不常，樂笑言之雅有益。取共居一夜，話分韻成詩。次夕又以勝讀十年書，分鳥詩成各韻度可愛。予聞齊鍾磬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響。如遊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此六朝諸賢佳致。五君茲有得之者矣。觀民之洪都公務之隙時一展玩，其有不懷韓孟雲龍之感乎。然時方向泰，又庸知諸君子不與觀民四方上下而雲龍乎。即他日對牀分韻，未有已也。然則友義之義何時而忘之。仲實之欲序而志焉，豈小補哉。

送都閫文君之江西任序

明羅玘

昌地也。以賴名治。賴以表名治。表所之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	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賴暨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於	南粵之奧區。表吉則湖湘之脅。洞蠻實口張噬於安福之隙。永新	剛先嘗其醜焉。鉛山。甌閩之北門也。撫建。阨其西。贛。特角之。	吳越。以饒信為膏塗。而江淮湖漢。舟師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	推之。古者有作。類為民防。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	於是矣。春耕閩粵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贛。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	瑞。頻年白晝飛刃於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臣懷印踰垣	為得策。揚聲襲撫。按壘近郊。游羣之四出也。迎犒者室空。遁竄者	屋燎而昔之所謂為民防者。果安在哉。將特與古初異邪。而尚爾	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掣肘於其間也。邪。胡不易置之而務	得其人乎。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碩之臣。俯從緝綏。未數月也。又	以文君大章為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而輔所謂主帥者。君魁傑	人也。以武科舉。聲劄琅然。嘗以京營賢畫協副涼州左參將。守莊	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折衝乃其任也。亦輿論也。顧抑而就是	宣。吾君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出宿將以壯民防。	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回古初。則君之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	余均江西人。壯君之行。而冀其遄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為期云。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通志卷之二十一

卷

三

三

送太守舒君之任建昌序

明 羅 玘

建昌府撫信舒汀贛之中也。減贛之曠，幾撫之饒。遠信之衝，鄰汀之僻。與邵並闔楚之喉，為酌諸府之中。號為樂區，南城附郭，縣也。近撫信，次水而多商，新城南豐負邵，廣昌逼贛與汀，山岫城之境。惟力耕之民，故天下當無事，三縣之民不出封疆而食其土之入。以傲乎南城，迺迺於外者。及其有事，廣昌先受贛汀之寇，南豐新城次之，而其鋒亦無至於南城之烈。然籍鄉兵為之戍，行齋居送，其受毒猶寇也。獨汀漳瘴氣埽境而入南城，以遠而盪，渙之其毒。民以札差減於三縣，三縣廣昌特甚。又其競奢以角，負氣而鬪，至擗登聞為常事。若有以鼓舞夫二縣者，以故戶口日益耗，而二縣亦隨而受其敝。南城自古迄茲，幸無之。然其湮井百夸，竈千餘，徒廟學漆浮園，鏗隆寶蓬，築為王宮，由是燕語載路，袒裼蹴踣於畫。

卷

從不出十年，亦當與南城俱告困矣。然則惡在其為饒，且僻哉。而亦何異於曠與衝也乎。雖入盡商也，固無補也。而亦何必寇與瘴之毒也乎。如是而猶冒焉，曰是樂區也，其果樂乎。嗚呼，繼今而為之吏者亦難矣。况於守乎哉。嘗是之時，而槩以為守者當之，其患亦未易涯也。然則諸府之急，賢守也。有若建昌之急者乎。由是觀之，雖以舒君之賢，天子固不得而靳，君亦不得而辭也。或吾邦樂區之名，天亦未忍遽奪之也。邪。是蓋吾之私，以為慶而其刑曹諸僚，又喜夫君之利器，遇盤錯而將試也。試始吾邦，以吾邦人當役使序也，故序之。

送趙君尹南城序

明 羅 玘

吾縣城民以隅，開鄉區為號，隅有四，關如之，鄉加隅之一，區視隅則四之，隅城四隅也，隅史以關城外也，謂郭也，關東相開之外為鄉，鄉東都凡七十有三，都東里凡二百四十有五，里有長合坊，廟之長二十有三，凡為二百六十有八，以分隸于四四之區，區凡三長合為長四十有八，蓋二百六十八之長，皆聽命焉，以督夫二萬七千有奇之租，留漕兌折而歲會於戶部，其茶菌錫牲之品之達于禮部，以轉於光祿，羽革弓矢五金，采百需之供于工部，以轉于他司，則二百四十五之長，朋輸之，飲祭賓興使旅供給之費，部使送迎騎乘之出，藩國儀衛之役，歲時之候，則二百六十八之長參焉，無所與乎四十八之長也，若佚矣，然四十八家之承代也，其名曰僉僉云者，泉所舉之詞也，故至數十年，且十年不得比。

二百六十八家之歲踐更焉，人亦久而舍其業，次者蕩產者，往往頻呻咨嗟，以歲幸一釋去，以為更生，二百六十八家者，十歲始一值，而亦當其輸也，每愆其期，聞有筆殘其膚者矣，總創其脰者矣，噫，吾未耄老，爭先取勝，耻後焉，以悅其長上者，吾不及見歟，其豈非吾縣之民歟，今也何為至是耶，其亦豈非吾縣之民歟，官之缺也，日增而民之生也，日歲而已耳，縣官者，受之於其所臨轄者也，胡能損其增也，緩之而巳矣，胡能展其盛也，息之而已矣，雖然，息非緩不能也，然緩則於其身也，時有譴焉，為民而獲譴，不怨且不變，非君子不能也，是誠在諸令尹，新令尹太平趙君，吾知其君子也，於其行也，故敢以告。

送吉安太守任君象之序

明 費 宏

均之為守，顧郡有大小，劇易而治之異宜，其大而劇者，恒難其人，以其地望之高，非才望之優者，弗能稱也。吉安統縣，惟九環地，二千里，在吾鄉為大郡，誌稱君子秀而文，小人險而健，大率民風士俗，好剛負氣，恥出人後，士自游鄉之校，已能器器然議政之得失，閭閻細民，於法比條，貫類知誦，習輕重出入之際，雖老吏或不能欺，故其賢而仕者，往往危言激論，劇切當世，以孤忠直節，稱重於天下，然豪宗右族，喜爭好勝，互相詳訐，寧破家蕩產而弗郵獄訟之多，文移之冗，亦他郡所無，其為劇而難理可知矣，而當道頃以屬任君象之，非以其才望之優耶？君嘗入讀祕書，以文學有聲館閣，出為憲職，數月即能吐直辭，以振頹綱，排異教，風裁凜然，雖坐是不容，未嘗悔沮，歷兩縣一州，乃守石阡，所在以治行聞，儒術吏

江 西 道 志 卷 之 一 三

三

三

事君實兼而有之，故命下之日，吉之人士莫不以得君為賀，而侍讀徐君舜和侍御蕭君升榮復來督予言，以贈其行，予幸與君同年進士，即從君處文墨之地，而於民事吏責百不能一二識，世類以腐儒視之，茲將何以為君贈哉？故嘗讀史，漢循吏傳，竊以為德固之所以名吏為循者，蓋深懲俗吏專尚嚴酷，以為能而不知德教禮讓可以化民而善俗也，吾何以知其然？當漢之時，潁川豪強競為難治，國家嘗為選良二千石，趙廣漢黃霸皆潁川守也，廣漢患其俗多樹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雖奸黨散落，咸名流聞，而潁川之俗遂多讎怨，及霸代之，力行教化，而後誅伐，由是百姓興於行誼，至於田者讓畔，道不拾遺，獄或八年亡重罪，月治為天下第一，自漢興言循吏，以霸為首，而廣漢不與焉，茲非所謂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之明效耶？今之吉郡猶

漢之顧川也。先是嘗有效廣漢之所為而立威名以媒進取者矣。然終有媿於勝殘去殺之道而民未必有去後之思也。如霸者有望於君君固優為之而無所讓焉。聖明在上留意吏治安知鳳皇神爵不復見於螺川之境耶。若夫采輿人之誦以續循吏之傳則固舞和職也。予亦不得而辭。

送同知方以正之賴郡序

明楊傑

溫之永嘉方以正初以進士授吏部考功主事出判閩之建甯九年秩滿考最令擢為賴州府同知瀕行禮部郎中黃養正率素所交遊者賦詩贈之請予文以冠篇瑞惟國家外設藩臬郡縣之職皆所以為民也而此民相親莫切於郡縣然郡所以統縣自今以下其賢與否及政事之得失皆得以勸董之故縣之令佐得其人其惠止於一縣郡之長資皆賢則令與佐有所表率而凡屬邑之

卷

民皆得以受其惠焉其所及者不亦廣乎。賴處江右上游統縣凡十民生之夥縣稅之供視他郡為最而其地與嶺南相接海外諸番國歲時貢獻使輅往來必經於賴任郡寄者當送迎慰勞之苟不得其人則政務勞如督責旁午不足以終遠大而民且不能以無損焉故守資之職尤貴於得人也。以正清慎明敏歷中外政績偉然有足嘉者其往治於賴也若駕輕車就熟路憲政之施必大有以被其民矣。雖然居官必在於正已為政莫大於得民能正已則政事益善能得民則聲譽益隆國家所以寵榮光大之者尚末止於斯也以正其勉之。

送揭君廷臣考滿之京序

明祝廷瑞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史官以廣見聞紀言行夏殷以前靡可考已
 周則有太史小史內史分掌其事下及州里閭巷莫不有紀旅敏
 任郵閭胥書之孝弟睦姻族師書之德行道藝大夫書之以大總
 小合而撰之以成一書方周之盛時家塾黨序之教明而閭胥比
 長莫不得人故問閭所書皆得其實而史為可信後世教化不興
 塾黨無學風俗澆訛紀載無憑而閭巷草野之民得以行義聞於
 朝廷者蓋亦寡矣嘉靖初今上即位命儒臣纂修武宗一代實錄
 頒詔書於郡縣凡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無不輯錄庶擇
 諸生有文學者撰次所聞傳送州府州府復幣聘名士去取裁成
 傳送諸道諸道又復如是然後薦之朝廷而藏之太史述其遞相
 申報朝廷郡邑勢至疎遠所聞之事皆耳目之所不逮而其所取
 信者州縣之撰次也然州縣生徒嗜利而無耻者多廉平有文者
 少去取任意賄賂公行其得書多達官貴人及豪橫鄉邑雄張閭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四百五

里之民而窮鄉僻谷有躬行孝弟節義不虧而貨賄不足以自達
 者終不得被愚澤染竹素以與豪猾之民爭榮名於鄉邑則是吾
 君有勸懲之典仁民之政皆為此輩所壅於而不得下達也以今
 所見者如此則前代紛紛紀錄者又安可盡信也同邑揭君廷臣
 為郡學掾吏上書太守言纂錄不貴即其所言以驗其所書弊端
 盡見太守下諸縣覆勘果然乃為之改命他生重訂所錄夫千百
 年之弊事天下之所不平而揭君一人獨能言之其用意亦健矣
 吾又惜乎揭君之言不能盡布於諸郡使天下敦行修潔之士皆
 得蒙其澤而吾君之仁政不止達於一郡也然吾身不能行之徒
 竊嘆而已矣夫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揭君為
 一掾其所論建有關於風教者如此苟寄一職則其不負吾君而
 病民也審矣揭君今將考滿至京師予嘉其志而壯其節故書此
 以為贈庶其志不沒沒而吾言又足以警世者

送范秀才序

明蕭岐

水利之在天下其功最大然所以成其功者惟在乎得人焉不得其人則倒行逆施叫囂暴突使上之情不得以孚於下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以其所利民者而反病乎民矣一得其人則勤民而民不擾勞民而民不怨聖君之旨意既大明于當時聖之德澤自旁流于天下若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斯無惡於人矣今太學秀才范德常興水利於秦和斯所謂稱其任也德常謙遜而審密恭儉而有守畎澮溪壑一楮前人之所擬而未嘗變更丈尺深廣一遵在上之所定而不為增損工力遠邇一由縣官之所遣而未嘗移易興事之日民勸趨之德常單騎一童與從官父老往來其上作其勤戒其怠者德其不如法者未及期月厥功告成基址深廣土石完固過者稱歎行者喜悅荷鍤訖功而歸者歡呼載道歌

謠四起莫不曰為吾民建無窮之利者聖天子使吾民拜無擾之賜者范秀才也非得人而能之乎使天下興水利者皆如范秀才則何患大事之不立使今日為使者皆如德常之能事亦何患善政之不行哉昔白公引涇水史公引漳水以利民皆見於歌頌載在青史吾將鋪張國家之良法與秀才之美意錄於縣志異時上史館德常不徒有功于今日宜有歸於後世也醫士任敬立皆從事于水利者備言其美余故序以為德常東歸之贈云

四五

贈周令公如斗考績序

明江以達

百姓之不蒙其理而俗之不興非必吏盡不肖之故廉而能者與
 執其咎夫天子神威樞筦之地錢神不行監司得布其紀綱於外
 不肖者將無所因而託即倖而託焉亦不得肆於民上以從其淫
 顧廉而能者士人之上節觀風者所采以賢而薦之天子者也然
 古今吏治莫盛於漢班史所傳顧不曰廉吏能吏而皆以循吏名
 當時鉤鉅刻鏢赫然神明者多拒而不錄至所傳酷吏則其間又
 往往有廉直勁倨之士夫非吏不係於廉且能也廉且能不足以
 盡吏也廉有守守峻者嘗易至於絕物能有為為優者嘗易至於
 多事絕物而多事將游刃於無餘地是禁其絲而欲治之也大史
 公曰奉職循理可以為治故吏以循稱貴其有廉靜無求之節而
 能襲人以君子長者之風有強毅果斷之才而常自處於安靜不
 擾之地故俗易興而民蒙其理我周令公者始受命令貴漢則首
 聞貴漢為難治貴漢之人於令公之始至則又疑令公為難事也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四不頁

已而君子信之小人懷之期年臺臣交賢而薦之然賢令公者不
 過曰矢志不渝而冰蘖蘧操也曰持法不撓而豪強斂跡也夫以
 是為不知令公則不可謂是足以知令公則未也夫士之廉婦之
 貞也不貞不可以為婦貞而許於姑戾於堂中貽虐於戚獲此易
 所謂婦貞厲也夫以其貞為厲越閭踰闕而干男子之事乃其祭
 祀賓客酒漿絲枲反急焉而莫之規此其能非無成而有終矣今
 一節之士砥礪其蘧隅自私用智以之取高譽蒙上賞而實惠不
 加於百姓者非寡也迺令公之為廉則非出於砥礪也冲乎其中
 泊乎其無所於起又非獨於其廉也其節民之財也若出於其家
 然其重民之力也若出於其身然其先民之欲惡而與其利病也
 若甚於其情然撓法者懲非斤斤然日素豪強之孰撓吾法也疾
 呼者極非煦煦然日令細人之必吾德也事去而不留物來而順
 應不自知其為能也方且虛心退聽端端焉恒恐過之不聞而謗
 厲之叢乎其身也是則令公之廉廉而不劇也令公之能藏於不

能也。泰而不剝，則人不蒙其剝。藏於不能，則其能不窮。是故君子信之，而非有以制之也。小人懷之，而非有以愚之也。今公亦樂而安之，語於人曰：人言貴溪為難治者，妄也。知令公者，不究令公與俗之原，得人之本。第曰：賢哉！其不畏強禦，且有守，則亦淺之乎。所以知令公也。而古人循良之意，邈哉！邈矣。觀政者求諸野。江子者，中酒之野人也。食力艱而息機久，故於觀令公也，為獨詳。令公且赴闕，仁三文學微言及於野人，不敢倡一說以得罪令公。令公非可說而野人非能說人者，第懼夫人之知令公者或淺也，獨闢其幽，以俟傳循良者焉。

權關錄別序

清魏禮

宋君牧仲以刑部郎權關頓州公卿以下能言之士，咸為文若詩以祖行。宋君愛斯文也，錦襲而冊之，凡四他日，捧以示予，且曰：吾愛斯文也，將板行以傳，子其為我序。予反覆讀之，歎曰：觀其人之贈言，則其受言者之人可知也。夫宋君以貴冑擅詩文，蚤譽於天下，自弱冠已然。今贈言者皆名士，其文可誦，詩可歌，聲氣之應，固

無足怪。古者之贈言也，言出於此而即指寓於彼，雖宣道感美，蓋必有規勉之辭焉。故曰：仁者贈人以言，後世則不然，稱功頌德者，累牘而不厭，千夫之言若出一人之口，豈其有所不足耶。一讀之而色沮，再讀之而心忤矣。故贈言者其有成心與。吾東文康公教自簡東司刑部時，事法以活人，不苟阿其上，豈其為關也。而屬民然而諸贈言者往往有規勉之言，何其自勞與。子與氏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况屬在僚友與。君權吾賴，弛門稅以避負販之民，捐船稅以便舟工，率以千百金計。關政之害商者無不詳視，力搜爬之，廉仁之頌，溢諸士大夫行旅之口。而君方嗾然未足也。曰：求其利害而討論之，此固君天性家學之效。抑亦平日師友相與切磨者至與。嗟乎！君自此尊顯，遂繼文康公之業，固其分也。君與予言及生民困苦，執咨嗟慨息，食不能下咽。他日其必以今權關之意推而行之天下之大事，則予將竊附諸君子後，為知言而知人也。

贈宋員外權關贛州叙

清魏禧

商邱宋君牧仲以刑曹郎權關贛州除門征蠲舟算平權度救過
 誤之罪商旅咸言百數十年耳目親記所未有聲聞於甯都已未
 九月予頭風作就醫泰和舟阻兵於贛君聞而就交馬先是君甫
 至寓書山中數百言以官守不得至且迎予予病辭及相見甚相
 得也君語民生困苦必感額而憂予私念君少以詩文名海內有
 才者不必有德好文學者疏吏治古今所同歎而君願若是豈不
 為賢人乎哉迺私告君曰古之為關譏而已故曰將以禦暴自壘
 斷起而征商崇本抑末而稅厘後世以其征諸市者重沓而施諸
 關然其稅甚微未有遮沿而重如今日者以余所見聞則又莫甚
 於蕪湖余往來大江南北嘗十過之馬尺絲一履寒道一甕皆有
 稅布帛續短以為長或尺寸不如法則直而裂其匹之半以歸於
 官官稅一而他費三之有客以半銖買麤茶一籠者稅籠於工部
 稅茶於戶部公私之費視價浮五之三焉客怒而投諸江此皆余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四頁

所聞見其頗寬大者十纜一二耳余嘗私謂蕪湖戶部之稅其必
 當革有三蕪湖江南之中計商貨被稅者至是或三稅或四稅或
 五稅未有初稅之物經是關者夫以小民私財一物而至於三四
 五稅不已甚乎况不百十里又有龍江之關當革一也口岸不利
 泊舟風發則相擊撞或至破碎又商旅久稽事已則不擇風而速
 發往往至覆溺當革二也或謂國用取諸蕪關甚大革之則用無
 所出按添設戶部一稅實起天啓中科臣建議前此萬歷雖號承
 平三大征不為不多事矣時未嘗有此稅也自明逆數之於漢魏
 千皆未有此稅則將何以為國乎作俑者身受絕嗣僵死之應至
 今為商旅所咀噤當革三也予讀故相張江陵集其贈周水部權
 荊州關敘曰古之理財汰浮溢而不務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
 不幸至於匱乏尤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今不務其本而爭於賈
 豎以益之可乎嗟乎江陵當嘉隆時民安財阜蕪湖戶部之稅未
 立他關稅視今不過十之三四而其言猶若此今百姓窮乏關稅

大者仰食萬人吏胥美田宅蔭子孫者以百數十計則商安得而不困民用安得而不屈使江陵當此其為實生痛哭之談又不知何如也是故以賢者為之則行美意於法中祛大害於法外所補救猶得二三不然商困而民用屈為國家者幾何其能利哉予布衣廢疾言之為出位雖然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士時位有不同天下民生則自唐虞三代以迄於今一也身苟不能利諸民而猶有可以告諸其賢者則何為不言君位卑即不能有所改作君富春秋地望才能他日當為公卿或得執天下之柄意者其追用吾言乎君誌諸心而已

送南贛左協楊將軍移鎮浙江序

清魏祥

甯都為閩粵孔道自喪亂以來緣山依谷之民奮白梃竊發為盜者幾無甯歲歲丁酉沂州都督僉事楊公以南贛左協副總兵官建嘉於此於是流徙之寇及遠鄉大猾皆懼怖不敢作亂予承乏廣昌故隸建昌非公所轄然向時甯都竊發未嘗不騷動此土澤

江而志館稿紙

四九頁

司牧者憂今旂旒不出於郊介馬不馳於境攝然安寢甘食無所事事非公之功而誰哉又聞公肆兵之暇好作宮室藝植花卉林木環匝廳事時課左右親抱蠶而灌之自世之宦塗日薄視官如傳舍遂并其蒞民出政之府曾圖喻之不若甚則毀折泐歲而莫之顧昔叔孫昭子館於諸侯一夕之宿必修其將行也葺牆屋補缺壞而後去春秋多之蓋賢者之用心不苟為去就如此予每恨以官守不得越境從公遊宴其間而公且去而之浙矣蓋於是浙有海兵國政以公威名特遷公之肅駐防其地吾聞兵莫強於二東二西而大江以南古稱弱土自戚南塘訓課有法浙兵遂甲天

下其後遼左之役以東西兵為不足用而徵浙往援之江南於贛為尤僻兵之強弱無聞自王新建成功而贛兵又甲天下由此觀之兵之強弱豈不以人哉公在贛而贛重他日在浙而浙強理固有必然者而後之鎮甯者居公之宮室愛翫其花卉林木其亦將修公之軍政是則公雖在浙而一如其在贛也予將終受公之賜已矣

戊午宋子牧仲以秋官尚書郎視權贛關於其行也同朝士大夫
 贈之以詩至盈卷軸余於宋子姻友也適應召來都下不可以無
 言贛州居江廣之交地號僻遠往時權政以通判領之歲時報成
 數而已後用言官議改部員以重其任軍興以來嶺北多故戈鋌
 縱橫於蠻洞瘴溪之間賈客冒險往還其難十倍於承平時今國
 儲告匱餉需孔殷而商旅之難如此牧仲茲往可不加之意乎然
 此固牧仲之所優為者也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真賞之
 意動輒曰時不為也事多掣肘也牧仲之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
 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偽稽之律例求其生而不得則死
 與我無憾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即豐鎬舊臣亦諒其真誠改容
 而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亦多矣今其視權也由司
 寇推舉天子臨軒而遣之授以專勅其體為京朝官與督撫藩鎮
 不相轄也非若郎之多勞掣其肘者也吾嘗謂司權政者禁胥役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之需索信放關之期會則商不病杜豪強之夾帶絕權貴之請託
 則課不誦而其要在律已嚴而綜核慎此皆牧仲之所優為者也
 而余之所望於牧仲不盡於此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
 急者人才也古人官輟所至必以諮訪人才為首務其所謂人才
 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也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
 時有精苦之志有深沈之謀此其人必不欲浮華顯往往在深山
 窮谷避世無悶或浮沈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
 也江西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參
 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甯都有魏冰叔兄
 弟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佞
 聞於世余爾時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得讀其所著書想見
 其為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而河山修阻時光荏苒惟有浩歎天
 生人才無間今古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
 所未盡知焉還朝以此為使歸之獻則牧仲之所報國者深矣

送宋牧仲權贛州關序

清江琬

康熙十七年仲冬之吉刑部宋子牧仲方以才能簡任關使者於
 贛州頻行京師諸相識率皆往而餞之又以詩贈之牧仲意猶未
 已復命予序其端予歎息謂牧仲曰琬蓋嘗受教鄉先生矣願明
 以語子勝國時士大夫為郎吏者往往不樂任戶曹戶曹者亦往
 往退讓不欲以分司之職受知於其長為分司者又皆不汲汲於
 征利而惟務以寬恤往來之行旅此所以商賈富饒吏民安樂而
 士大夫亦多廉恥之風也比年以來其時其勢率異此固關政日
 益嚴而所以句稽利弊者亦日益巧且密於是商賈之子錢易耗
 耗則舟車不前而貿易漸稀貿易者稀則所產患其不售而遠方
 難得之物黠者將居之以為奇故其價急趨於翔踊民間既騷然
 告困而算緡亦策無所出為國家致富之術如是可乎故猶自詫
 曰我才也我能也是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以寬大為政以招徠
 拊惠為心上不轔軍國之供下不貽遠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

江西省通志

五一頁

已至於贛州山水之雄魚鱗橘柚花竹之美與夫親舊僚友攜樽
 設祖慇懃道故黯然傷別之情舉凡見之詩者皆不服以云也

送劉子嶽生序

清張貞生

高安劉子嶽生予初知其能文不知其能隱今則知其能文又知
 其能隱且知其隱非隱於明甲申國事既去之日而隱於明庚辰
 國事未去之時庚辰從同人公亘知時事孔棘漸不可為臨場書
 詩於松而去以示身將隱之意且告人謂某遊都門一次勝讀郎
 鈔百部讀郎鈔天下猶有望之治勸都門天下斷無不亂之理遂
 築室社門不通名郡邑不接迹賓朋癸未同里孝廉強拉北上給
 先發卒不果行甲申聞京師三月之變投身門前蓮花池賴父母
 偕弟奔曳得不死次晨即祝髮麻衣戴白僧帽自是在家出家獨
 與端侶笠鉢往來鄉人罕見具色笑者戊子江省金王叛時藉名
 樹幟者屢書招劉子同事劉子掉首不顧示以勸城曲卒鑰室避
 之夫劉子志在四方當左師跋扈筠陽守命束手無何得劉子片

言五紵合郡之難又獻忠道偽官據上高守土欲請兵屠城劉子
 力沮之謂不及數日上高人當自縛偽官以來卒如所料觀此使
 劉子猶存舊習何難受既傾之復然其毅然弗惑終老於烟霞者
 誠見夫天時人事終不可為始則公車不赴後則屢招不出不隱
 於甲申國事既去之日而隱於庚辰國事未去之時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豈偶然哉筠州多產異流若陶靖節高風雖家潯陽實籍
 宜豐令彭澤僅六十餘日解印綬去志懷得失環堵晏如劉子生
 其後與同里豈聞風而興者與靖節值晉義熙之年國祚未終見
 幾遠隱與劉子隱於崇禎庚辰之年道合志同及發而為詩則溫
 厚和平一出於真易代之感沉潛不露劉子蓋天授之才為文千
 萬言立就然其慨不平狂狂見之於詞豈學靖節尚未全得靖
 節者歟劉子著書多種少時即與人談理學今觀其於學有論於
 易有頌有論而於大學誠意章尤反覆發明有論有辨有律有策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有八股有詩立教之旨與吾青原論存誠宗旨無異但劉子近與
 百丈禪衲談最上乘甚至以儒語解佛書其所著述亦多以儒語
 作禪會劉子固儼然儒者談理學則理學乃奉教外別傳以為提
 唱於先賢本論無乃異同豈劉子將終隱其身因不得不為避儒
 歸佛之說以全其名歟予使道高安知劉子為此地碩人造廬請
 謁乃於稱讚之中進規勸之詞敬之至故言之切劉子大賢也當
 於人何所不容矣

送蔡立先還九江府序

清一計東

始余與九江蔡子立先遇於京師未相知也與居久之蔡子為余
 言昔嘗僑寓寧都與易堂諸君子友善嘗遊翠微山宿堂中聽魏
 叔子兄弟暨謝程山彭躬庵林確齋邱邦士曾青藜輩所論說經
 書文章及賓客飲食起居酬酢具有法度余聽之欣然忘倦乃與
 蔡子交且謂久不見叔子見叔子友如見叔子焉時京師某倡為
 攻詆陽明氏之說附之者并攻象山身食者靡然從之獨余與蔡
 子屹然不動余尚為憤激擊排之論蔡子與客語不合則拂衣竟
 起或默然不一應或間出一二語必直指心體不為繁言余於是
 心服蔡子之學能不苟為同可謂豪傑士矣我聞蔡子家距白鹿
 洞僅七十里距鵝湖不三百里生長其鄉習聞其父兄長老之緒
 論蔡子所得必有不同於身食者余嘗論自宋伊洛諸先生以正
 學倡率天下至淳熙間朱呂之教遍於江浙而象山為呂成公所
 得士獨能自信其學奮然與朱夫子中分學人使曉然於易簡之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五三頁

法而江西之學遂孤行於天下即其徒不能無流弊而朱子因其
 說之不相合益深思致力務求得其至是以立教萬世而小學近
 思錄太極通書西銘之辭義益出則象山誠朱子功臣而江西為
 伊洛之砥柱矣近代嘉隆之際陽明修復象山之教其講學書院
 及羅鄒聶歐陽氏輩偏於江西矣奮然起而攻陽明之徒者羅整
 庵始之王唐南繼之我鄉高顧諸先生皆聞南塘洪水猛獸之論
 而興起者而整庵塘南則又江西人也江西之學其必求自得而
 不苟為同類如此今天下又當靡然攻象山時矣獨立不懼卓爾
 不羣若蔡子者我復得而見之未嘗不歎江西之多豪傑而斯道
 之不可以身食求也始余與叔子過於江都縱論詩歌古文辭及
 讀叔子所著左傳經世書臨別余慷慨語叔子曰凡我兩人所
 難往復相得極歡者皆小人的然日亡之道也我學有先立乎具
 大者子為象山鄉人寧無益我魏子默然今蔡子歸叔子聞自吳
 亦歸若見幸為東言無忘江東相別時語且願易堂諸君子共勉
 之行矣蔡子無怠

無邊說

明劉崧

激江之陰石潭之區有喬林佳木鬱積森勃下流清泚上翳天日
 有梵宇曰慈祐者宅其中有上人曰無邊者居之余數過焉見其
 儀狀魁磊而質實言語簡訥而真溫溫乎如光米之在璞而未啟
 蓋乎如聲音之在木而未振也嘗請余述其所以名之說余未有
 以復之他日又請焉余不能辭則因謂之曰天下之物衆矣莫大
 於天地莫小於毫毛而具有中邊之位焉故一匹之端曰邊幅四
 國之極曰邊陸中之外固有邊矣而邊之外固又有餘地也夫
 為邊而復有餘地焉其為邊也亦小矣惟昔王者有天下曰無外
 而楚人之辭有曰無垠蒙人之說又有所謂無涯者焉涯也垠也
 外也即邊之謂也邊而至於無焉斯極天下之大莫能載而與之
 準矣此吾儒之說也上人其亦樂而願聞之乎曰未也然則子之
 說有所謂無量無際者同乎否乎又有所謂虛空上下四維不可
 思議有所謂充滿周遍大千三千恒河沙界與夫日月繞須彌山
 八萬四千由旬其說猶極宏博則無不得而知之矣然世自邊之
 說立乃有較物我辨彼此分內外者上人甯有是哉抑子之宗又
 宗以有所謂食蜜之喻將非特邊無也雖中亦無也上人之於名
 義殆將無所於中邊乎抑亦如前之所陳而卒莫之所擬度乎上
 人啞然笑曰止矣乃相與挹涼風濯清泉陰嘉樹兀兀以終日蓋
 超然不知毫髮之為小而天地之為大也而亦無所不在也故於
 別也書吾說而贈之

江右遺志館稿編

卷

五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乎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生平多難。嘗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明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內。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駛吏如京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史士有罪。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案。且盡斬之。君持

一百一頁

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這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卒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豈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勸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建中靖國元年二月十四日。

上宏修橋說

宋 文天祥

修橋關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為之趨而
 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余過泉江道上
 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為
 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
 以與斯舉也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漆洧濟人之
 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股人以肥己者為
 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
 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
 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是
 邦之可語者

元 吳澄

元 吳澄

說	其	視	貴	實	謂	器	更	可	璧	玉	黃	元	瑜	字	說
而	美	身	乎	之	之	元	其	得	則	之	璧	元	瑜	字	說
俾	咸	外	自	稱	瑜	瑜	字	者	璧	為	元	瑜	字	說	
異	其	物	肯	其	也	之	曰	蓋	之	器	瑜	瑜	字	說	
乎	貴	有	也	名	已	質	元	非	視	不	瑜	瑜	字	說	
元	者	之	元	者	所	純	瑜	玉	他	一	瑜	瑜	字	說	
瑜	者	若	瑜	夫	成	然	瑜	所	玉	也	瑜	瑜	字	說	
者	又	無	為	抑	之	粹	者	能	尤	有	瑜	瑜	字	說	
知	豈	莫	轉	人	器	然	者	同	為	圭	瑜	瑜	字	說	
所	常	然	運	有	吾	無	玉	也	貴	馬	瑜	瑜	字	說	
勸	人	不	司	言	知	瑕	之	萬	昔	有	瑜	瑜	字	說	
也	所	以	屬	天	其	可	至	載	有	璋	瑜	瑜	字	說	
	得	動	官	下	宜	捨	美	黃	璧	焉	瑜	瑜	字	說	
	而	於	持	之	禮	無	也	君	當	有	瑜	瑜	字	說	
	同	中	身	賢	於	垢	非	名	十	琮	瑜	瑜	字	說	
	哉	其	謹	當	天	可	至	璧	五	有	瑜	瑜	字	說	
	余	能	清	為	也	磨	美	而	城	琬	瑜	瑜	字	說	
	既	自	愛	天	吾	接	之	字	天	有	瑜	瑜	字	說	
	更	重	異	下	知	於	玉	與	下	琬	瑜	瑜	字	說	
	其	也	儔	惜	其	人	不	其	皆	馬	瑜	瑜	字	說	
	字	如	輩	之	重	者	足	名	欲	而	瑜	瑜	字	說	
	因	是	家	信	於	溫	以	不	得	禮	瑜	瑜	字	說	
	為	所	素	乎	蓮	如	成	類	之	天	瑜	瑜	字	說	
	之	以	豐	人	城	斯	至	子	而	必	瑜	瑜	字	說	
	著	全	殖	之	也	可	貴	為	不	用	瑜	瑜	字	說	
	其										元	瑜	瑜	字	說
											吳	瑜	瑜	字	說
											澄	瑜	瑜	字	說

惜陰會說

明王守仁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
 外孰非惜陰時乎羣離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
 相稽切焉爾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
 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一則猶二之矣良知知之運無一息之
 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而忘食也身
 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一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
 之功寧獨大焉為然乎子思子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
 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惜陰申約說

明鄒守益

吾邑惜陰之會始於丙戌復古之刻始於丙申凡我同會或五六
 年或七八年或逾十年或逾二十年或三十年則為一

世矣十年則天道一變矣

一百三

世矣十年則天道一變矣通者緒山龍谿二君自浙中臨復古大
 聚青原考德問業將稽師門傳習之緒而精進者寡因循者眾是
 忽實修而崇虛談也意者相規相勉之方未有至與喜怒屢遷而
 自以為任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為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
 不盡分處而自以為無敗虧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
 不肯受不幾於相率而為善業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
 師傳下以疑誤後學試觀預會諸友日亡月逝雖欲改過自新後
 悔何及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圖與同盟共保歲寒自今以往共決
 除舊布新之策人置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會與家考之鄉立一
 會與鄉考之凡鄉會之日設一先師位於堂焚香而拜以次列坐
 相與虛心稽切居處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盡
 此者為德業悖此者為過失德業則直書於策以示勸過失則婉
 書於策以示戒其入會者親書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願如約三
 字其不願者勿其續願入者勿限時嘉靖己酉正月人日

澹菴說

明宋一暢

予訪王子於澹菴。詢山僧顏以澹云何。僧曰：故菴中存宋祥興王
 姓楓林先生五坡襲衲。文山逸道結廬茲土。掘斷碑得朝澹菴題
 武山何年夫妻石之句。遂以上高宗書楷寫壁間。日夕哦吟以名
 也。逮明五世孫汝霖未成進士時。讀書是菴。至崇禎庚午。王氏子
 姓延僧智和嗣而新之。王子五柳構椽而宇於菴右。將步祖武而
 興者。與予坐久。四顧意別有天地。王子寢食其間。詢人與菴宜矣。
 何為而宜之。宜王子與澹宜也。何為而澹是宜。宜王子非宜澹也。
 宜澹因以宜王子也。子不知澹乎。凡澹者。濃之反。五色濃令人目
 眩。五味濃令人口穢。五聲濃令人耳聾。間有濃於富貴者。易之以
 澹。則令終濃於奔走者。喻之以澹。則鮮辱。濃於利子孫身名者。樂
 之以澹。庶可久存。濃於聲氣文遊者。貞之以澹。決少敗壞。惟仁義
 道德。朝乾夕惕。愈濃而愈雋永也。先儒曰：天下服食之澹。無過布
 素。聲音之澹。無過於樂。澹則慾心平。推而引之。惟澹是勗。試觀山

一三

一四

下蒙泉萬派十流。浸潤百穀。繁滋草木。人生日用飲食。何時少輟。
 至海其水始鹹。海濱之地百穀不生。人類幾熄。航海之人飲其水。
 顛倒眩悶。非不澹之過乎。予知王子之守澹習澹。蓋有以基之。然
 後久而如故。夫海百里一瀕。千里一浪。令望洋者神搖搖而魄喪。
 寧非以其不平之濤。藉驚拍乎。茲菴也。安流不腐。雲山自在。胡公
 常留明月伴青山之句。得無意乎。亦推乎澹何厭。王子處富貴
 人不知其張耀。值貧賤人不知其憂戚。居恒非忠信孝弟措之言。
 說非寅恭溫柔。而見之動靜。非萬石君之家法。不示子孫。非周
 程張朱之語錄。不令子孫讀誦。此澹以平為基之說。洵吾輩入德
 之基。倘疑吾言存其說。可上質諸蔬食飲水之至人。寧胡先生乎。
 其菴右別墅。宇以不厭。旨哉旨哉。

南園灌隱說

明劉崧

州城之西，太平行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洲，瀕大江，東為中洲，瀕魚壩，北為龍灣之源，瀕文溪。其去溪與壩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時旱溢，節盈縮，而資灌注者也。故其地為洲，洲土宜圃，而圃於是者，咸鮮澤甘，無不廣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啟居其上，再世矣。一旦閉門謝卻，斲耕於壘上。若將去而遂隱者，劉子聞而往，即之過南園，入叮嚀間，見蔬藝豐，絲溝畫交布，流泉活活，行其間，子啟方頽然衣短褐，冒風日，與畦夫野老抱餅，箕奔趨，後先予，因迎勞之曰：「息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說乎？不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啟厲其色而謂予曰：「子何言也？凡人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以坐食當世。吾之圃始日荒而不可為矣。今幸獲返於斯，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煩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

百五

露之降，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己，而有事於灌焉。而灌之道，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彼小之為坎井，大之為溪若壩，又大之為江流，其浩浩汨汨源源，濕濕可挹而罕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之休，而吾之圃恒未嘗有一時之病。且吾之治畦也，不穢於曠地，故水之注也，恒易充，不棄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恒易蕃。又時決壅蔽，以尊其生意，節淺深，以敷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澍，難大牛羊之放牧，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焉？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為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於連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言，充子之志，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為隱乎？全而後子，雖欲隱，人將不能為子隱矣。於是子啟欣然抱瓮而起，起而歌曰：「汲江水之澗澗兮，灌吾畦之幽幽，彼驕肆以安佚兮，曾不知富貴之憂。苟時乎其弟與兮，又孰知余志之所求。」

養氣說

明

陳獻章

余嘗讀孟子，至其論浩然之氣章，慨然有感於其言。涵泳反覆，然後撫几而嘆曰：孟子亦人也，大有功於聖門，大有功於來學，而我獨非人哉！人與天地一氣也，至大也，至剛也，至直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孟子豈欺我哉！我固有之也。我則不知我醜雞也。孟子之發我覆也，既又取二程子及朱子之書而參觀其說。若有抵牾其間，徐而思之，恐不特句讀文義之差而已也。朱子之告其門人曰：吾說孟子此章，有一言不得於孟子之意者，天厭之。天厭之。若朱子可謂自信矣。吾獨恨不得生孟子時，以二程之言告孟子，而以朱子之不疑扣之也。自餘論者雖多，吾不敢泛觀焉。嗟夫！真儒不作，天下貿貿乎安所之。自孟子以來，借門牆而附影響者，幾人。自二程以來，借門牆而附影響者，又幾人。蘇子瞻未嘗以道

學自名，而其言曰：是氣也，高於平常之中，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過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貴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斯言也，其亦有見乎。信邑俞通用中，孝友之行，化一家，好讀書，喜為養氣之論。時人以是稱之。今亡矣。厥孫濤，攜事狀一帙，走白沙謁余。銘余為養氣說，以告之。於戲！安得起斯人於泉壤，與論孟氏之旨哉。

誠說上

清 謝文海

為學之道，豈別有秘要哉。實理實心而已。實理者何，誠是也。實心者何，誠是也。惟聖人之心與理融而為一，則謂之至誠。而學者每疑誠之為道，為甚遠，不知誠固人人所自有。吾觀今人欲習淹博，習辭章，習醫卜，算數，習天文地理，一技一能，皆知其實心以求，必達何獨於學欲化其氣質之偏，滌其習染之蔽，以復還生人之實

理而乃半就半去以赴之若合若離以趨之反其無成則曰天之
限我聖賢之不可學也嗚呼是果至誠之難於學而至然耶夫人
之心至虛至靈舉天地間至巨至細至奇至巧至炫赫至幽深至
艱險之事業莫不皆發於至虛至靈之一心然而心雖虛靈用之
一途則舉用之兼攝則暨故目雖明也兼視則昏耳雖聰也兼聽
則眩兼則歧而妄一則貫而通故以至虛至靈之物而用之不誠
其功與未用同彼無志者無論已吾獨悲夫有志為學者之用心
不誠而卒歸於無功也夫不誠則歧也妄也歧與妄之所趨非他
名身利耳紛華耳逸欲耳憂貧且賤思得與失耳吾為窺其際將
盡用之欲亦覺名義之可畏而欲盡用之理則又覺欲之難去於
是或作或輟一出入隱忍於中矯飾於外悠忽支吾於早起之
間迹似為學而神明之地反而自叩其不異於流俗者幾何哉蓋

江西一傳物情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新紙

不誠之為禍烈矣然斯人而遠目之為偏與奸彼亦有所不甘蓋
其心非不知理之當從欲之當遠特起於一念不決遂至因歧而
妄始則欲去欲就理而憚於力繼則遷延日久欲日益熾而理日
益消終將決防潰隄有以不明通至與小人同歸而有所不能豈不哀哉陽明子
每教人立必為聖人之志程子以聖人為必可學而已必欲學而
至學者知知奸偽之可羞安得不以聖人之學為歸聖人之學惟
過絕歧妄之私念而反之於誠其實心以求實理一念專決萬欲
俱隕如此而飲食憂寤如此而造次顛沛如此而生如此而死獨
往獨來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朱子曰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孟
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不誠之故古聖賢皆身經得喪於其
其間而後著之書以立教豈有欺乎奈何有志為學而甘浮沉於
奸偽之中而不知反之於誠也

誠說下

清謝文游

或曰竇心之未具乃竇理之未知故耳子不責人之未明而遽責人以求誠則於自明誠之訓得無違乎子曰明以求誠固也然士生今日規模具於聖賢義理昭於簡策非誠以求明則所謂明者乃聞見之知雖知之於誠何補乎夫誠之為說本於舜典微於大易會極於中庸而周子程子諸儒又遞詳之誠之義幾無遺蘊矣聰明之士不煩歲月即可以博綜而明然卒能誠者之少則知非明之難也誠以求明之難也然則以誠求明奈何曰亦具此竇心而已矣夫學弗能問弗知思弗得辨弗明而皆曰弗措此非竇心以求明何以篤摯周詳如是必竇心如如是而後可以明必竇心所得之明而後可以弗篤弗措以行其明蓋執柯以伐柯而柯乃成則知竇心者乃終始貫通之謂也非是何能明亦何以成其誠哉

世亦有竇心以求明而其所明又不過辭章醫卜算數天文地理一技一能而已而卒無益於聖賢思誠之學此豈得咎以求明之心不竇乎且更有竇心求明而遂通於釋老之徑又甚則工巧於邪謀詭術其為竇心視思誠之學不啻背而馳且畔而賊之矣安在竇心之為可貴乎子曰此非竇心之咎也其咎在小用之與或用妄用之其所趨不在吾道吾又何責焉吾獨悲夫用心於君父之大不致謂之不誠而終不得卸謂之誠如荀息之死忠無當乎忠怕奇之死孝無當於孝與孔子之所謂六蔽者之明不足以濟之之為可惜也明亦豈緩言也哉况乎飾其衣冠峻其門牆聲援黨庇以自高而胸臆間卒未有精確不易之指歸見諸行事則鄙陋偏頗與憤憤者不遠聖賢思誠之學又豈如是哉此其蔽於明與蔽於誠均非吾所謂誠以求明明以成誠之謂也或者又曰苟

具實心宜無不明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又何必更求明乎
子白謂之不遠則猶遠矣父母於子之疾病其關痛迫切直可通
幽明格鬼神而藥之矣之何以往往往多誤竄非誠而不明之故乎
自醫者視之則了然於其疾痛之由藥之矣之每多立效而關痛
迫切終不能如其父母又豈非明而不誠之昭著者乎吾之說蓋
父母而工乎醫者方其診視用藥用灸參酌於方書時令之宜而
確與病中而藥之灸之即計日而立奏其功矣惟誠以求明而明
即以成誠由是循循然即以入於至誠之域皆此實心為之貫徹
始終也學者於誠果能是誠寧猶有不成哉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南澳陂說呈杜邑侯

補抄龍泉縣志

清郭之屏

士之講求水利素矣方握卷伊吾期操三寸不律八矮屋希知過
掃厚策問未有不留心於是者惜居官後執筆簿書或當其事而
寸不以濟之或地方懸其事以待又若舉曩者條對時所展紙
捷書縷陳疊疊者漠然不復記憶而細不關心於是視陂塘灌溉
諸務創若民間自為謀之圖矣龍泉舊有南澳北澳兩限大都興
廢不常北澳則康熙間鄉民梁志先倡修中間捐費不給至自鬻
產以應而功幾敗於垂成前邑侯仁和黃公聞之而憫之乃貸以
常平倉穀功始告竣適是年旱乾獨所藉溉之數十里地皆倍收
人情歡悅咸計畝出穀自運償倉又以其餘為志先贖田而建黃
侯祠於捕署之左並立廟陂口以祀志先南澳則廢久矣其陂設
兩處在左溪磨鈎潭下者曰大豐陂引溪水東南行至黃塘入小

溪又自小溪築陂截兩水東注曰橫痕陂以對北澳言故兩陂概
稱南澳灌溉至鎖江墟下計地二十餘里北澳施功於一處南澳
必兩地並營前明屏族叔祖尚朋見其功難猝就捐修貓兒關下
陂繼族人又同王姓創三下陂愈皆在故橫痕陂小溪之內水源
短淺乍盈乍涸每值旱年輒起爭端乾隆十五年遂南紳耆倡修
南澳以大豐陂河道遷徙勢難復諸故地泝流而上相去里許得
古陂曰營陂意欲藉其成效特其通水之渠前後俱有小圳可以
濬濶者惟中約半里許必需買地疏鑿時呈臆兒以謂兩陂功難
而尤莫難於橫痕小溪源雖不遠而每遇驟雨諸山之水奔赴湊
集勢常高二三尺騰湧而來若堅築巨石禦之搏激噴薄又注大
溪引來之水以益其漲必橫決不循故道陂同虛設若鑿地穴使
所引大溪水橫穿小溪底仰出而聞者咸笑為迂粹興工先築橫

江西一書
江西南昌縣志
物類
溝渠

痕萬金千餘陂雖成而於開渠之地僅買五十餘丈而力已莫支
矣惜乎九仞之功棄於一旦屏每過其地未嘗不低徊而悼嘆也
今好事者議欲避去橫痕并築大豐營陂故地而別圖於兩溪合
流下之南澳寺前謂可以如北澳專力一處此雖無力之口徒托
空言然觀寺前地勢南岸高出水面幾及一文即深濬渠亦必過
溪水使高五六尺方能入受水圳口北則平曠洲壩耳無高岸以
障之平時水勢畧漲便已漫其洲過半焉有過之使高五六尺而
不泛濫者耶夫創與因難易則有辨矣營陂現在近地村民歷年
堆以溪中小石猶資其利橫痕陂大石塊尚有存者誠有志是役
計姑緩於兩陂始事惟先經理兩水會通渠然後視捐資若充裕
則如前說穿地遙可也否則因昔成勞畧加培補約費固甚廉耳
防雨水合勢冲激則於會通渠受水之口豈開渡小溪水漲時預

下開板其入橫痕渠口舊與陂石太近水方轉頭便激石罅喧板
沸騰勢若挾其全力奪路突出反望東邊渠口如不欲赴法宜移
陂於故陂之下十數步兼挑深陂腹今來水有滌涸淨蓄之致則
水力緩而石力自堅抑或厚集費折橫痕陂離下一二丈許改建
三開橫列溪中募人看守以時啟閉斯俱一時權宜之善策也顧
自度亦僅臺臺能言者居桑梓之地不能效力如志先安問百世
尸祝之復有黃侯乎且黃侯嘉惠在功之垂成而是陂所望則在
因前局而復圖功於謀始此又事體之不同而不敢妄有所冀幸
者也雖然韓子有言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故逢杜侯下車
即惓惓於義學今已置膏火聘名師蒸蒸然文教興起矣水利民
之所藉以養者也使知有廢可與能無殷然動念歟况水南各姓
多富厚慷慨每有義舉輒樂傾囊侯仁心為質而又濟以優為之

江西通志稿整理組
江西書畫博物館
稿紙

才凡所措施百姓莫不愛戴信服於是役也為之倡道鼓舞且親
臨其境詳觀地形水勢擇前說之可行者諭令舉行誰不樂從抑
又不必如黃侯之許借倉穀而功固可坐觀其成者也第侯自
蒞任以來甘雨時降歲物豐成民間不復知旱乾之苦故未有以
是告之左右者然臺園閣中人必不久屈下邑恐異時挽之不
來故急為是說以呈侯誠覽之啞然謂屏為土人方語庸有當於
留臺幸也如謂屏亦揣摩水利文字徒為是滾滾筆端者屏又奚
有所置辨

禹貢九江說

清劉均

貢於荆曰九江孔嚴曰九江納錫大龜於導山曰過九江至於敷
 淺原於導水曰過九江至於東陵一篇之中九江四見然求其所
 謂九者則斷斷然而莫能定蔡傳本晁氏謂九江即洞庭其為九
 則本曾氏謂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合於洞庭故洞庭為九
 江則九江在巴陵矣史記河渠書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則九
 江當近在廬山不應遠指巴陵郭璞江賦流九派乎尋陽則尋陽
 自有九江初不假名於沅漸九水故尋陽志緣江圖皆別紀其名
 一曰烏白二曰蟬三曰烏四曰嘉靡五曰猷六曰源七曰廩八曰
 提九曰箇此九江之見於尋陽記者一曰三里二曰五州三曰嘉
 靡四曰烏土五曰白蟬六曰白鳥七曰箇八曰沙提九曰廩此九
 江之見於緣江圖者尋陽即九江九江蕞爾郡江分為九則派列
 均布沙水相間必十有七道此蕞爾者何以容之潯澮澗溪不得
 為江細流之水何止有九此記與圖之不可信也後漢書郡國志

一一一

尋陽縣注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其說有可通者蓋沅漸九水合
 於洞庭洞庭為大江東注四百里而尋陽正當其委尋陽無九江
 而其縣之大江則九水之所匯萃而流衍因其委之趨溯其原之
 自則即以尋陽為九江亦何不可之有程氏論九江如太湖一湖
 而得名五湖昭餘析一澤而得名九澤則九江直一大江耳而安
 有沙水相間之十七道尋陽九江即禹貢九江亦何必舍廬山之
 近而遠指巴陵之洞庭也哉故記與圖為鑿而傳亦隣於迂

信古荒服，所謂吳頭楚尾是也。秦尚為不懲之土，漢武帝征閩越，由分水關入，而道路始通。不及貢賦，東吳始建郡治，析為二縣。歷晉至唐，徒廢不常。乾元初，信州始有畫壤云。宋平江南，分為江東路，于鉛山分水關置驛。由崇安入閩，又於永豐拓陽關，亦置驛。由浦城入閩，是為二大關，相去數百里，而其間空棄數百里。在分水崇安之東，拓陽浦城之西者，則所謂封禁山是也。在昔寇亂，大抵由是釀變，是以傳禁不通人煙。入我明而始益嚴，局鑄因以得名。其隸建寧者，始未暇述。其在廣信者，實名銅塘，俗傳產銅，殊未可深曉。今江西通志及郡志皆云：此山在府南百里，險絕陡峻，稱為一郡要害。山有九井，幽路偏側，備歷險阻。始達餘則不可復入矣。人跡既遠，平陂遠近皆不可得而知也。峭竦蒙茸，攀援藤蘿，僅得至半，旱者則匯為水澤，臨為絕壁，毒龍猛獸之所居也。前世傳此山周圍數百里，實廣長各三四百里，北東西面則屬廣信屬邑之

密

上饒、永豐、玉山，向東西三面，則屬福建建寧之浦城、崇安。雖館帶三省，而去浙尤為密迥。永豐小路一通衢之江常，一通處之龍景，皆僅數十里，是謂三省之交。其在分水拓陽二關，別有小徑可通往來者，往時大盜葉宗留、鄧茂七、陶得二等，令其黨陰通閩謀，人不復知。載在鴻猷錄可考。又自鉛山接弋陽、貴溪，別通邵武、延平、建寧三郡，皆在高山間，遠者相去數百里，近者百餘里。嘉靖四十年，邵廷山寇突至，貴溪、江、密山所經弋陽亦被焚掠，皆由此道。賴都御史譚綸總兵戚繼光擊卻之，即其地也。水脈數十條，總為三支。一支合上饒、永豐、經貴溪，下流入湖而合于江。一支合崇安、浦城，由福州。一支自永豐至江山，會台榭、經錢塘，皆入于海。此其壞境相通之大槩也。封禁一山，有內外新舊二處。其界則始前代永樂宣德間，鑛徒入山，久之鑛乏，山崩沒死者甚衆。今名陷坑，俗名陷人坑。此為封禁內山之門戶也。自此而外，如葉芳舒里、已坑、吳永鉛二縣所屬各隘，諸土名不可勝記。刻自正統討平宗留之後，築

為設禁。今已盡成宿莽矣。內山深遠，奸究易於託跡，非設外禁以固護之，則寇盜冒險一入，即可列柵自守。固以其間時出剽掠，為害滋蔓矣。有如尋引斧斤，實當隨而為之除道也。前自此山徑路稍通之後，即為七命洞藪，其始託名株木，實則利於銅鐵。或妄意其間有銀鑛也。考之往牒，大抵盜首以此誘聚流民。流民不知從而蠅集，始則各挾所有，以銅鐵貿易，往往相矜以利。又嘗割取自長之菽粟，或擊鮮烹肥，恣意無禁。初不憂其乏已，而積久食盡，於是劫之為盜，自相部署，出沒無常，實計出於無聊耳。

九江考

彭錫璜

考高之導水，皆自下而上，而彭蠡九荆揚腹心之疾，必先使其既瀦，而江漢於此乃得會聚以達於海，并其上合流之西有九江者，亦於以孔殷焉。蔡博以九江地在長沙下雋西北，即今之岳州巴陵縣，并引胡氏曾氏之說以實之。蓋據經文地勢互考而信其合也。而漢志乃以九江屬廬江郡之潯陽縣，一曰烏江，二曰蟬江，三

二四

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歐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蕪江。夫此九江之在潯陽，固亦有說，而必以在潯陽者即為經之九江，則未免於附會說者。惟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所以愈求而愈失。蔡博辨之甚詳，傅同叔禹貢說斷謂九江不必果有其九，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今之洞庭，當即是堯禹之時名為九江者，不然。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為江所過者，何以不書。斯說更為渾括，可以破眾論之紛糾矣。即蔡博以沅水漸水，漁水，辰水，叙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名為九江，亦意是而未敢必也。

九江考

清 樓 儼

考之禹貢曰九江孔股曰九江納錫大龜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
 原又曰過九江至於東陵再三提撮豈是空文而後世尾氏以為
 洞庭曾氏實以沈漸元辰叙西湘資醴水依約禹貢乘樵水經夫
 豈無見而以云尋陽九派則大相逕庭矣尋陽記云一曰鳥二曰
 蜂三曰鳥白四曰嘉靡五曰吠六曰源七曰廩八曰提九曰箇緣
 江圖云一曰三里二曰五州三曰嘉靡四曰鳥土五曰白蚌六曰
 白鳥七曰箇八曰沙提九曰原茫茫禹迹今皆不知其處新莽之
 政豫章為九江也劉氏則以湖漢九水入彭蠡澤者為九江恐亦
 似是而非史記去古未遠河渠書云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其
 言若信而可徵參之漢書地理志九江郡注江自廬江尋陽分為
 九派乎尋陽或者漢時猶有遺迹可尋則各家之至尋陽者亦非
 無因也若夫九江置郡本屬無稽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州楚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五 頁

自陳徙壽春號曰鄖秦楚於此立九江郡原兼有廬江豫章之
 地則是秦之命名未嘗不本禹貢而執其名以求其實則不可也
 即如廬江郡名奉山海經而謂所過彭澤即為廬江亦難附會要
 之漢之九江郡今之鳳陽廬州滁州和州也定遠有九江郡城可
 考漢之廬江郡今之安慶也有皖城巢城樅陽城可考漢之尋陽
 縣今之九江府也彭澤之小孤山桑落洲一名九江口北岸即是
 宿松德化之潯陽江北岸即是黃梅廣濟猶有尋陽故城焉按昔
 書地理志元康元年割揚州之豫章鄱陽七郡割荊州之武昌三
 郡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則是今日之九江府原非昔日之
 九江郡矣惟是秦九江郡本不瀆江與尋陽九江自不相關而謂
 尋陽九江與禹貢亦不相關則又不然蓋尋陽九江兼納江漢彼
 洞庭之水亦何嘗不從此入海欤則緣江圖之始於鄱陵終於江
 口會於桑落洲亦可想見程氏論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

析一澤而得名九江，可謂善於解經。如是而曰尋陽之九江，即禹貢之九江可也。若以東陵敷淺原山川之變遷紛紛置辨，固矣而陋者乃據廣濟蔡山大龜牽合九江，則又徒滋其鑿也。

兩廣五嶺考

清林有序

南條諸山以衡嶽為尊，其山脉入粵東者三，粵西者二，合為五嶺。古稱兩粵，今稱兩廣，其地界南交之域，或曰交趾，或曰安南，皆本虞書宅南交之文以立名，而兩廣一曰南越，越粵字通，蓋極南之地也。又因五嶺而別其名，曰嶺南，曰嶺表，曰嶺徼，曰嶺外，皆蒙五嶺為稱，嶺之界江西廣東者曰大庾嶺，南雄府屬之保昌志載大庾嶺即梅關，在城北八十里，蒼巖疊嶂，壁立峻峭，往來艱於登陟。唐張九齡開鑿成路，上有張文獻祠，嶺旁二山為小庾嶺，婦娥嶺。江西南安府大庾縣志載嶺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漢志名臺嶺。漢高帝時，番君將梅鋗駐兵嶺下，因名梅嶺。武帝擊南粵，裨將庾勝築城於此，又名庾嶺，為五嶺之一。其山延袤二百里，螺轉九磴。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六

而至頂嶺分南北，是名梅關，亦名橫浦關。宋淳熙間，知軍管鏡多植梅以實其名。趙孟頫以嶺下官驛皆梅，扁曰梅花園。明成化己亥，知府張弼重修嶺路，作均利記，勒之於石。潮州府屬之揭陽縣，桂陽山在城西五十餘里，舊名靈山，山下有泉，東流至於韶北。有石洞，廣三百二十步，內有神廟。廣輿記：漢桂陽縣以山為名，即今州治。桂林府屬之首邑臨桂縣有始安嶺，在城西一里，舊有始安名郡。圖冊云：秦時開五嶺，此其一也。一說：山脉綿亘，至興安縣之海陽山，在縣南九十里。漢志零陵縣有海陽山，即此。岡巒連亘，東北接灌陽，西南界靈川，湘灘二水所自出也。是名靈渠，渠當山脉過峽處，直趨桂嶺，即今平樂府屬賀縣之臨賀嶺也。在賀縣北七十里，輿富川縣接。今謝嶺是也。按張耳傳：秦時南有五嶺之戍，晉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又臨桂縣七星山後有五嶺分峙。李白詩云：桂水之五嶺，衡山朝九嶷。此蓋不同秦之所謂五嶺者，姑附見於此。作五嶺考，廣東山川志小序畧云：五嶺

有揭陽山在城西北九十里形勢峯巒高約六百丈周圍四十里
裴氏廣州記以此為五嶺之一鄧德明南康記及輿地記又謂不
屬五嶺之內廣輿記一名揭嶺南北兩支接興甯海豐界連州有
者地軸也南溟者天池也詩曰于疆于理至於南海昌嘗不有事
山川哉廣西山川志小序云百粵阻五嶺而粵西擅五之三曰騎
田曰萌渚曰越城山皆拔地而起峭崿玲瓏奇詭萬狀甯獨岫巒
都嶠標名神宅耶可謂善於名狀也而五嶺其尤著者其江則灘
與左右江滙於梧州合三江而為一建瓴而下至三水縣合南雄
韶州肇慶之潯江而為四匯粵東諸水至廣州以入於海因考五
嶺而並記之

一七

梅嶺

清王 謨

江西有三梅嶺皆見史記其一即大庾嶺見史記張耳傳注在南
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稍西北有小梅嶺唐開元以前入越之路
由此其一在南昌西山見史記東越傳云今諸校屯豫章梅嶺待
命徐廣注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
洪崖山詳觀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是即今西
山梅嶺為梅福學仙處余靖西山行程記曰梅嶺有梅仙壇壇側
有梅仙觀其一在甯都縣北界連建昌通志引漢書元鼎五年王
溫舒征東越出此亦見史記東越傳正義引括地志云梅嶺在前
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唐書地理志亦虔化
縣即甯都有梅嶺山以其界連建昌故文獻通考又云南豐有梅嶺
也今考大庾梅嶺固以梅嶺得名若西山梅嶺為梅福學仙處福
成帝時人不應在武帝時便得名梅嶺也則史記所言諸校尉屯
豫章梅嶺及王溫舒所出梅嶺皆以屬甯都者為正詳見邱成和
梅嶺考

大庾嶺

清王謨

按大庾嶺凡有六名。一曰臺嶺。一曰梅嶺。一曰大庾嶺。一曰塞上。一曰連渙山。一曰東橋山。越絕書曰：越王子孫姓梅氏，秦并六國，越王踰零陵，往南海。越人梅銷從至臺嶺家焉，而築城瀆水上，奉王居之。鄉人因謂臺嶺為梅嶺。及統眾歸吳芮，留其將庾勝兄弟居守梅嶺，故又稱大庾嶺。輿地志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水。經注曰：連谿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斯則改裝之次，其下船路名連谿。今考後漢書郡國志：豫章南野縣有臺嶺山，名勝志云：有石平如臺，故名。即平亭也。張勃吳錄曰：南野有山，其路峻阻，螺轉而上，踰九蹬，二里至嶺，下七里平行，十里至平亭。平亭者，橫亭也。為古入關之路，其後改名梅嶺，又改名庾嶺。本越絕書可信。南康記乃云：漢兵擊呂嘉，眾潰，有神將戍是嶺，以其姓庾，因謂之大庾。軍庾和郡縣志云：前漢南越不賓，遠將以其上多梅而先發，亦曰梅嶺。枝白帖云：庾嶺梅花，南為說小異，屬附會。塞上枝已落北枝方開。

一八

本出史記南越傳，康隱以為即大庾嶺也。詳地連渙山本以連水得名。水經注又謂之東嶠，嶠即嶺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今按大庾嶺即五嶺之一也。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戴凱之竹譜曰：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兼訪舊老，考諸古志，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為北嶺，臨漳甯浦為南嶺。五嶺界內各有一嶺，以隔南北之水，俱通南越之地。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甯浦臨漳在廣州西南，通交州。蘇馬援所併，或趙陀所通，厥跡猶存。故陸機云：伐鼓五嶺，表道九真也。今考五嶺之說，且有不同，皆首大庾，舉重要也。昔人謂五嶺者，天地以判中外，出范泰古南越志，獨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亦是其意。豫章記：南距五嶺，實止大庾一嶺，連及之耳。李翱來南錄曰：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瀆昌一百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

二梅嶺考

清邱成和

梅嶺有二。一在大庾。一在陽都。大庾者五嶺之一。在東者曰梅嶺。又曰庾嶺。其曰梅嶺。以梅銷始也。曰庾嶺。以庾勝始也。漢樓船將軍擊南越。裨將庾勝城而戍之。曰大庾嶺。又東四十里。勝弟戍之。曰小庾嶺。廣東新語曰。秦之時。嶺名梅。漢之時。嶺名庾。此說是也。特其謂漢時亦稱梅嶺。而以史有漢破番禺。東越兵不至。樓船將軍請誅之。上合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新語據以為證。則非也。當是時。東越聞漢兵且臨其境。遂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三校尉。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之。其地皆在會稽。豫章之間。為今江浙入閩之路。所謂梅嶺。即陽都之梅嶺。非大庾之梅嶺。蓋一名而二嶺。屈氏誤以為一。歟。余讀陽都舊志。載縣東北百二十里。環山植梅。故曰梅嶺。梅川之源。出焉。漢時東越寇叛。諸校屯兵於此。望梅輒能已渴。胡三省註。

一九

通鑑引杜佑之說。及括地志。亦言梅嶺在虔化縣東北一百二十里。與陽都志合。陽都即虔化也。司馬貞史記。索隱言梅嶺在供崖山。當古驛道。新語則以供崖為洪崖。又以其字類而訛耳。今以地理考之。由陽都梅嶺東南。經驛前白水寨。入閩之汀州。不及百里。即東越境。供崖當在其間。乃舍近從遠。行千里。出大庾。先臨南越。然後折而東。又將千里。不應迂迴若此。新語之誤。可知矣。山川之名。由人所命。塗山有四。一在會稽。一在渝州。一在鍾離。一在當塗。荆山有二。一在壽春。一在懷遠。首陽有三。一在蒲坂。一在隴西。一在洛陽。歷山有五。一在河中府。一在歷縣。一在贛縣。烏見不可同也。至於訪問道之踪。溯虞夏之跡。弔夷齊之義。稽卞寶之來。則不得無辨焉耳。陽都之梅嶺。於今非孔道。是以世無知之者。何由而釋史氏之疑乎。

澹臺墓考

清 畢 亨

今江西南昌府城內東湖上總持院後有澹臺滅明墓而進賢門亦曰澹臺門蓋始於宋漕使高述題曰會澹臺子羽之墓後程大昌築祠於旁堂曰友教知府范涑重修後人遂以為真子羽之幽宮也考陳留風俗傳陳留縣表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民祈禱焉京相璠土地名今泰山南武城縣有子羽冢括地志子羽墓在泰山南武城縣蓋子羽本泰山人故葬於南武城則表氏之墓亦屬附會而或以史記南游至楚之言遂謂子羽居楚而卒葬於此則大惑也有難予者曰子以此墓為非子羽則所謂澹臺者果何人也曰此蓋漢之澹臺敬伯也敬伯名恭為會稽人受業於淮陽薛漢習聲詩為博士此必由會稽栖遯至此死而葬之妄人遂以子羽當之相沿習非不知是正耳江城名蹟記以為南平王鍾傳入洪州命掘墓得修城傳夢一人古服頰長覺問軍吏賓客有市老羅通以為子羽先生墓此乃後人影撰之說曷足信哉

江西省通志館稿紙

二〇 頁

地志言姑蘇城外有澹臺洲亦豈子羽游釣之所乎蓋皆出於附會也明楊原德澹臺墓寄王邵二君詩孔孟久絕響希濶到數頃隔此千餘載是果真無帥嘗聞夢奠後弟子皆四馳滅明遠居楚三百門徒隨後來必有傳勸悔人不知不信至源漢當時猶未奇源漢實楚人所得宜在茲要知南方學澹臺其始基步出豫章城旅墳荒路岐樵牧幾弗禁况有麗牲碑古今一名士所過多有祠道學乃何物冷灰無人吹幸逢諸當道兩德甘如飴此事倘留意足慰悠悠思王直詩高風千載動延津還有孤墳楚水濱微雨落花空白日東風啼鳥自青春城隅故老看園樹亭下游人薦清蘋喜過聖時崇廟祀諸生何幸挹清塵清萬任詩高賢何馬鬣古或蕪衣冠壁自沈江去蛟猶畏劍寒千秋城幾戰七尺玉仍完是處麒麟冢誰能此並看

歐陽文忠公世系籍里考

清解文珂

吉州之歐陽鉅族也。然人知以文忠公著，而不知其源流分合，各有所自，以故世系籍里紛紛聚訟。即鄉邦且然，况鄰郡外省乎？事關光賢，責在後進，是不可以無考。按公先世由渤海遷長沙，又徙粵東。唐時有諱琮者，刺史吉州，傳八世至萬，又為安福令。挈兄弟彤彪偕至，後彪回粵，萬與彤留吉，世其家。彤之後居泰和，萬安萬之後散處安福、廬陵、吉水，傳七世至儀舉，南唐進士。父母皆在閩里，榮之，乃改鄉名儒林里，名歐桂，是為廬陵派。儀之弟偃始居沙溪，即令公府君表稱皇祖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是也。長子觀封崇國公，乃文忠公考。考與鄭夫人合葬沙溪墳左，即公故居。故墓表有云：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後立龍岡石阡，即稿刪潤成篇。改列世譜，刻之碑陰，叙及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修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廬陵，而實為吉州永豐人也。公之自述明且備矣。然公雖

一二

為永豐人，而生卒科第皆非在其本籍。年譜載公生於綿州，長於隨州，應隨州試，薦名禮部，未幾登甲科，歷官於朝，中間除外任，亦多江北。計公於鄉里崇公之葬，祇五歲歸，無明文。皇祐五年，祔葬魏國，始至沙溪，月餘事畢，旋之穎，終身不再至。其於郡治鄰境殆足跡所未經也。以故桑梓名勝除吉州學記寄題沙溪寶錫院詩外，別無所作。最後宦成致仕，攜子發奕棊辨居穎上，遂終老焉。維時豐邑且無文忠子孫矣。廬陵則歐陽異齋有吾祖非六一之對，後世傳為美談。然在宋時，豐邑雖無歐陽氏，後人未嘗不俎豆之。西門外有六一橋，以文忠名也。柱國坊巍然在前，文信國過縣書三大字於楣，傍建六一書院。沙溪則文忠祠在焉。先後名賢記之，皆宋元間古物。迨明嘉靖間，聶貞襄巡按江南，乃訪文忠後裔於穎，得棊十六世孫雲，奉公遺像，勅命馳傳歸豐。豐人義捐置產，督裝雲祀生奉詔入春秋祀典。自明迄不改。統計郡志四修，通志兩纂，皆載永豐人，素無異議。獨康熙雍正間，忽興訟舉，然真跡確憑。

公道難泯故鄭太守識云文忠嫡裔吉郡果繁且多貞襄何舍近而求遠謂各邑之歐陽為崇公以上分支別派則有之若竟稱文忠四子之後斷所必無也雲歸奉祀嫡裔在豐美疑旋經中丞判決又可謂案重如山矣而或者曰文忠之為永豐固已今之言廬陵文字者誰不知為歐陽子而顧可易歟愚謂此言固另有辨以釋之且即以文論稱公為永豐者宋有楊誠齋文文山元有吳草廬揭曼碩明有鄒東廓茅鹿門諸先生皆名儒鉅筆而文山又廬陵人也記稱豐有永叔其亦未足信也耶

五嶺成

五嶺成

清李崇禮

史記張耳傳云南有五嶺之成服虔曰山嶺有五因以為成詳見按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賞連七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云謂以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甌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晁錯守備邊塞議曰秦時南攻揚粵置戍卒焉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遺發之名曰謫戍五嶺戍事始末莫詳於此今併錄之以備參考

吉郡理學源流考

清姚顥

理學者扶理義之具究性命之歸而于聖之統緒賴以傳也宋興以來濂洛關閩遞樹名教之幟而其間出一區之卓識排百家之紛議師承各有所自持論不必盡同此朱陸同異當世並稱而言理學者遂不能無同源分流之殊致焉吉陽為江右名郡鍾英毓奇人才迭出理學之起於宋代者有歐文忠楊誠齋兩先生為之倡嗣是劉靜春王懋甫黃瑞節李心原劉瑾輩肩背相望後先濟美而自元祖明其源流更可考而知也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家凡三嬗薛河津以主敬陳新會以致靜王餘姚以良知良知之學異於主敬而與致靜意相若也王公撫虔之年宏開講臺廣收來學海內名士翕然信從而吉郡之出其門下者約有十餘人焉安成劉兩峯偕弟師泉其受業最先者也兩峯之學主於躬行深以虛談為戒師泉究心精一皆得性命兼修之旨時聶雙江舉未發之中相質兩峯曰發與未發非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寂感一矣雙

江著有良知辨致和議略任道之勇陽明深嘉之爰貽書歐陽南野以申其未發之說焉南野受學虔臺者也觀其與鄒東廓羅念菴諸公聚講於青原梅坡之上不可得其大概乎夫以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為正學者東廓之得力於陽明居多也而念菴則歸攝靜寂徹悟仁體力明致良知之功以信授生徒蓋陽明之學得鄒羅二公以身發明之而東南為特盛矣至若向往東廓慨然以正學為己任者時則有劉瀘瀘焉瀘瀘與羅公廓王塘南同修郡志記叙詳明迄今宗之而塘南者致知極王新建之詣研幾契陳新會之奧是以修悟並融者也若夫幼焚積卷從梅源而稟虔學者不有劉三五乎自學自悅宗良知而貴實踐者非彭一菴而何乃有致辨虔中抗志弗從厥後仍尊為師者則胡廬山人也他如鄒南臯郭青螺王良羅綸以及陳嘉謨歐陽瑜王舜鵬尹任之周以道曾同亨顏鐸王釗之徒類皆各有成書表章說惟整菴羅公潛心體究獨得存心養性之旨故致書辨難多所抵牾悟誠慮夫致良

知之說近於釋氏也。因著困知上下卷以明所自得云也。合而觀之稱理學者其學皆有從入非必遵一途而合一轍。要各自有精思力踐中有獨見而得之也。主困知者其有得於朱子道問學之義乎。宗良知者其有得於陸子尊德性之旨乎。願何以良知之學傾動當世而困知一記幾等於曲高而和寡也。

